

徐卓呆說集

中册



上海東書局印行



徐卓呆說集中冊目錄

五對半夫婦

笑而不答

不肖子

百年後之社會

爛香蕉館主

間接

神聖職業

小說家之愛

家庭同盟罷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41B

1606707



徐卓呆說集

中冊目錄

赤裸裸的男子醜態

五對半新夫婦 徐卓呆

這幾天內我耳所聞目所見的有五對半新夫婦這五對半新夫婦恰又疑問似的在我腦中盤旋不去大有促我比較研究的樣子我可不加半句批評

曾做過某部總長的葛老先生有一位掌上珠今年纔十九歲他從小受着庭訓曹大家範圍內的書本已被他讀完雖女學生不求聞達他也還念過四書五經到十五六歲時書却很念一面在父親旁邊

學些吟詠一面在母親旁邊學些刺繡他在舊式女子中總算是個全才了並且生成絕色的容貌性情又溫順每年除了新年裏隨母親到石大人胡同的母舊家裏去賀年外從來不出門一步近年來求婚的人也不少無奈葛老先生都瞧不上眼去年本衙門有一位沈司長作伐說的是某省長的二公子這位公子據沈司長說人品出衆學問是七歲就有人稱他神童的堂上二老在他們弟兄七人中最鍾愛他別說是旁的就是寫幾個字已經很受人稱讚了沈司長還拿那位公子寫的字給葛老先生看老先生看時乃是臨的泰山金剛經却是有些工夫於是葛老先生就把女兒親事答應下來其實那位公子

五對半新夫婦

二

健沈司長做媒人的口中說來不免有些過讚然而也沒十分大壞處到底那某省長的家教也很嚴的除了紈袴二字外也再不能說他有別的壞處這也是公子們的普通氣象希罕什麼呢至於新郎新婦二人的性質如何別說是我實在連水上人也沒有知道某省長是廣東人所以在上月中旬省長夫人已回原籍去娶第二房媳婦了

二

金錢萬能極盛的時代學校中請一位狗頭財主做校董也是意中事所以拜金主義的三四女學校校長伍先生當初要請巨商金子香做校董不好算非常識第二年年底缺少了三四百元經費到底是金子香去募來彌補過去的第四年開四週紀念的學藝會那中學三年級的女學生楊志芳太出風頭了國語朗誦也是他英語演說也是他習字圖畫手工刺繡的陳列成績也樣樣是他的最好唱歌遊戲又是他奏鋼琴楊志芳差不多成了個校中的女王學藝會的中心了再加他人又長得漂亮無怪人人的眼光都要聚在他一身這一天校董金子香來參觀學藝會本來也很平常不過在飽餐思淫的金財神偏偏撞見了學藝會中結晶的楊志芳那就不能不打動他的念頭了第二天金子香就邀校長伍先生在某館吃飯老實不客氣的開口就託他做媒人大有非娶得楊志芳不可的樣子花幾萬塊錢倒沒

有什麼可惜。伍先生聽着呆了一呆。金子香已明白。說是要他做媒。太太累你難開口。實在是正室。我今年新斷枝千萬。要你想法校長還再三不肯做媒。後來金子香許了他。捐助校中特助捐八千元。作為基本金。方始肯去說親。那楊志芳的父母本來與生活苦。圖着數十年。很吃過些金錢上的苦頭。現在見金富翁要娶他女兒。自然求之不得。至於楊志芳自己到底多讀了幾年書。閱歷很深。曉得世界上惟有。

屋結婚。一天人山人海。議論紛紛。大概有女兒的人。都很羨慕志芳。說風涼話的。有的說金子香今天販米出洋明天販土進口。有了金錢還有什麼做不成。還有誰來管你金錢的來路呢。有的說好。雖好可惜。金子香年紀近五十了。況且他花燭的老婆好好在家鄉。有的說三四女學校的名稱可以不當。三從四德解釋不妨。當他朝三暮四看。

三

金錢的魔力最大。金子香雖僅在學藝會到過一次。我在百忙中沒見他是個怎樣的人物。但鼎鼎大名的金富翁確是無人不知。還有什麼缺點呢。於是楊家就把親事答應下來。金子香預備將美人貯之。金富翁要娶他女兒。自然求之不得。至於楊志芳自己到底多讀了幾年書。閱歷很深。曉得世界上惟有鐘立羣與鄭杏芬。本是一雙理想的新青年男女。立羣是某大學的文科學生。各報紙上各雜誌中也時常瞧見他的著作的署名 R.T. 生的稿子。大家曉得是立羣之筆。立羣去年在綠室雜誌上發表一本劇。

本叫做「曉鐘」之後文壇中就認他是一位有文學天才的人了。鄭杏芬是美術學校的畢業生專攻繪畫。很有些好成績。畢業時列入最優等。此刻除自己出去寫生外仍在母校補習。這一次的中日美術展覽會中也有他的出品。名譽頗好。他與鍾立羣怎麼會認識？只因他做了幾首新體詩登在新文化日報上。鍾立羣做一篇文章去批評他。因此二人結了。

賣花少年王金生父母在他三歲的一年患着虎列刺三天之中相繼去世。金生由他姑母領去扶養。今年金生纔十九歲。可憐金生剛能賣花賺錢的一年那金生倚爲柱石的姑母忽然病故。姑母一死。姑夫就弄了一個向做捉牙蟲的外婦進門。金生受不下。他二人虐待只得不住在他家專在小客棧中度日。

四

文字因緣就通起信來。約在半淞園晤談。他們從第一次見面起到結婚那一天止。一共只有三十七日。這三十七日內二人所做的事情也很少。晤談過七次。同拍過一次照。同往西湖上去旅行過四天。在這三十七日的一小半光陰過去時。他二人已把婚姻。

白天賣花，夜裏將身體寄在小客棧內。去年纔與從小在一塊兒玩的陸巧珠相遇。陸巧珠本來與金生的姑母是隣居。金生與巧珠從小二人就很談得投機。直到金生十五歲，巧珠十四歲的一年，巧珠的父親在輪船上做茶房，要搬到上海去住了。金生與巧珠就此分開。分開的時候，二人到底年紀小，也不覺得怎樣。捨不得不料，一不見面，二人倒互相憶念起來。雖是日子漸久，那印象也漸淡。但是金生在此後幾年中見過多少女子，覺得一個也及不來。巧珠也在此後幾年中見過無數少年，覺得一個也沒金生那麼好。那一年，溫州輪船在三岬水出事，巧珠的父親葬身魚腹。母親得信後，就成了瘋病，不到半年就死去了。

年也就身死幸虧有一個做棉紗生意的章炳泉，向來肯做慈善事業。並且是他們的同鄉，經隔壁三嬌子去向章善人一說，章善人就替他料理喪事，再將無親無族的巧珠送回家鄉，寄養在一個章五小姐的乳母那裏。由章善人貼飯錢養他。巧珠自己替人家洗洗衣服，弄到幾個錢，添些布衣，還可以積幾個錢。想不到那乳母家裏離不多路，就是金生天天寄宿的小客棧。巧珠第三天出去泡泡水，就遇到金生。這一遇便如二人之間澆了柏油，不容易分開。咧一年內，雙方進行，就走到結婚一條路上去。那乳母也很勸他們成爲夫婦。章善人春天回來上墳，乳母說起了二人親事，章善人也很贊成，並且還說到那時。

五對半新夫婦

六

要錢我總可以幫助些。本月初三那一天金生與巧珠做了親了。事前金生就在那乳母家裏租了一間披廂。言明每月房金一千文。金生買了一件青布長衫。巧珠買了一身愛國布衫褲。當日的開銷又不大。二人商量不要再去費。章善人單單買了一對半斤的蠟燭。乳母弄了菲芽炒肉絲。荷包蛋。紅燒黃魚。拌馬蘭。豆鹹菜。湯等五樣菜。打了二斤紹酒。邀了三個鄰人。吃得大醉而散。一共花得也不滿十元。在金生巧珠二人共同貯蓄上。只耗去四分之一。

五
蘇家和陶家同居在閘北公益里。他們二家本是親戚。租了相連的兩幢房屋。中間將樓梯下的牆上打

通了兩家。成爲一宅。從陶家大門裏出入門戶來得謹慎些。去年三月裏蘇家奶奶在門前買了一隻雌的小鷄養在庭中。陶家的大男看得眼紅。天天去弄那小鷄。陶家奶奶怕蘇家奶奶小氣或討厭。一時門前又沒有賣小鷄的。過於是託人去覓。第三天上午走梳頭的阿金姐就送一隻雄的小鷄給大男陶家。奶奶是個小心人。又恐怕蘇家奶奶要多心。所以雄小鷄也養在那不開門的蘇家一面庭中。好得蘇家沒有孩子。不致有爭奪等事。這一雌一雄兩隻小鷄養在一個庭中。漸漸長成起來。身體一發育。那動物天然本能的生殖也要萌芽。咧張娘娘一把穀拋入庭中。時倘使雄鷄先看見。一定自己不肯先吃喫。

雌鷄來吃自己餓着肚子立在旁邊觀看到雌鷄吃了完了他方始去吃所以蘇家夫婦二人每逢吃飯時常常反目吵鬧那陶家少爺聽了便常常低聲笑着對他夫人道人而不如鷄乎這雌雄二鷄生殖的慾念一生天然配成夫妻了本來蘇陶二家也把這兩隻鷄關在家中從來沒放出過門一關這兩隻鷄就是要去別尋配偶也沒有這機會所以只得天然配合咧。

六

水姑的母親與水姑的姨母是胞姊妹二十年前姊妹二人懷着孕就指腹定婚等到生出來彭家就是水姑姨母生一個男孩子乳名叫做玉郎二人從五

六歲起雖是兩個母親常常往來他們已不很一同遊玩因為大人們一見他二人在一起就有人拍手笑他們他們也不懂不過不願人家笑就不在一處玩了水姑的父親是個寒士在水姑十六歲的一年生了半年多病病愈後復病而死哥哥娶了個嫂子進門凶悍異常水姑與母親都要仰他鼻息玉郎家中有二百畝田他父親出門在外充當一個小衙門中的秘書玉郎就在省城中學醫本來兩家談定在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成婚豈料上月玉郎忽患天花不到七天工夫已經一命嗚呼彭氏方面一得信起初還打算瞞水姑後來水姑見母親臉色不對再三盤問了嫂子方始明白情由當時水姑哭得暈倒在地

五對半新夫婦

八

地後來哭哭啼啼一定要過去吊孝母親無法阻止

只得放他前去那知水姑到了那邊換了白衣撫尸

大哭哭得無休無歇誰也不能勸阻他入殮之時他
要撞死在棺材上幸虧多數人將他攔住於是親戚

門設法解勸方始答應他抱牌位做親水姑聽了雖

安靜些然而已哭得如淚人一般就擇定在玉郎五

七的一天舉行半紅半白的結婚禮水姑也索性不

肯回去了做親一天鑼鼓聲中夾雜着一陣哭聲吃

喜酒的人都來陪了幾行眼淚連隣舍人家也閉着

門戶不忍去看

諸君以上這五對半新夫婦你們看來是那一對將

來最容易離婚？

不對這句話有語病我來換一個問法

諸君以上這五對新半夫婦你們看來是那一對將
來最容易有家庭幸福？

為什麼這篇問題小說的末尾我要換一句話來問
呢却有個緣故因為世上的女性就是家庭極沒有
幸福也未必一定會離婚像易卜生「羣鬼」中的
雅爾微夫人「傀儡家庭」中未覺悟前的諾拉那
種女性世上正多着他們非但沒有離婚的動機還
肯替丈夫遮飾罪惡擔負罪惡咧

滑稽的問題小說

笑而不答

徐卓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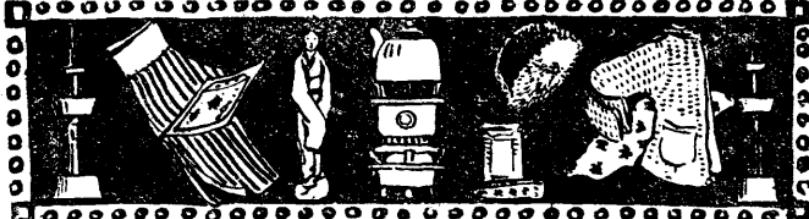
談九在一星期後要結婚了。

談九的結婚很惹起許多人的注意。從他訂婚時發生的疑問，大家都要等他結婚時解決。

談九是個今年二十二歲的美少年。家裏也很富裕，除了他哥哥一人外，也沒有人可以管得他。他從小慣在外面胡鬧，此刻年紀漸長，在婦女社會的交際場中可以。

笑而不答

算得一朵雄蕊的花了。他的魔力能引起當時一羣女性的狂蜂醉蝶，繞在他周圍。亂舞。因此他在十九歲到二十一歲的三年中，一共關係了約有六七十個婦女。一天到晚糊塗在那脂粉隊裏廝混，直到今年春間，他忽然杜門不出，獨自在房裏呆坐着，亂想飲食，也幾乎不很進這房。約摸呆想了兩個星期，他忽然要出去。



笑而不答

二

旅行了。旅行是什麼目的。旅行目的地是何處也沒有人曉得。過了一個月光景。他突然不知從那裏回來。告訴他。哥哥說已經在途中訂了婚。再停這麼一個多月。打算要結婚。咧訂的究竟是何等樣的姑娘。

他連哥哥面前也不提。

談九一向的浪蕩誰不曉得。他三年之間關係了幾十個婦女。雖不能說個個都是蕩婦界中的有名人物。也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些特別的美點。沒有一個沒有些異常的風頭。所以大家逆料。談九所訂婚的女子。一定是一個天仙似的絕色佳人。本地找不到特地到別處去覓來的。否則那裏會入談九之眼呢。你道談九以前所關係的都是些什麼人物。我雖未

必一個個都記得。却還能把其中最不容易忘掉的說這麼八九個出來。本來他那六十個婦女中關係的深淺也不一定。有的多到一年兩年。有的只有二天兩天實在與他常在一起的竟不很多。

談九的表妹侯楚英是他母舅的女兒。他二人從小就在一起玩的。至今楚英幼時玩的一個泥娃。談九還藏着。談九母親病重的時節。楚英也未幫着看護。夜裏各人輪流陪夜。大家弄得睡眠不足。有一天恰巧人多沒有地方睡。談九與楚英竟睡到一床去了。當時人忙事多。居然無人知道。

談九的嫂子有個贈嫁丫頭叫做春喜。春喜一早起來打掃。談九趁着大家沒起來便拖着春喜胡纏清

明日哥哥嫂子出去上墳。他託言肚痛不去。其實他

他戴

叫春喜偷穿嫂子的衣服一同去拍照的後來張媽媽到談九房裏去取東西據說瞧見春喜一個梳頭匣子在談九的牀沿上。

隔壁汪家的三少太太是個寡婦。他丈夫死下來時有這麼十多萬家私。後來被杭州一個和尚捲去了。他七八萬光景。他一得到談九便把談九藏在房中。有三個月之久。他哥哥着了急。四面尋找也無下落。汪少太太年紀雖已四十。精神還很好。每天臨睡一定要叫談九吃一碗粥。補補他的身體。談九呼他伯母。汪寡婦呼他小孩子。汪寡婦冬天怕凍壞了。談九的頭。把丈夫箭衣上一雙貂的袖子改一頂貂帽給

女伶洒金牡丹專唱梆子花旦。談九爲了他很花過一些錢。包廂連包四五個月。喝彩喝得喉嚨啞了。還雇着人去喝酒。金牡丹演蘇三起解。用着金鎖銀枷大出風頭。其實都是談九送給他的。去年酒金牡丹在海參崴病得不得了。打發人來向談九借錢。談九匯了一千二百塊錢去過了一個多月。酒金牡丹託便人帶一罐京冬菜贈給談九。談九如獲至寶。把京冬菜先祭了祖宗。然後自己吃得乾乾淨淨。那空罐此刻放在書桌上。當着他一個插花的器具。

笑而不答

四

托車他與談九是在影戲館裏認識的有一夜談九宿在他家裏到半夜裏兩點鐘光景忽聽得有一個外國人未打房門談九急得魂飛天外便從窗口裏跳出去纔得回家到了家裏一看身上不料走得太急竟把外國老三的褲子穿在身上了。

名妓雪花老六與談九租過小房子老六刮錢的手暇很利害他向談九要錢談九不能有半點不願意否則只要談九歪一歪脚他把談九所有的衣服和房間裏傢伙一霎時當得乾乾淨淨談九晚上出去沒有衣服換自然着急只好趕緊拏錢出來贖有時

錢不够或是東西不很緊要也就不贖了
高等私娼薛小寶某夏談九天天在大旅館開房間

女學生祝平權是某校在某舞臺演劇時談九去觀劇祝平權售賣糖食因此與談九認識起來一星期

時他天天去的小寶本是個揮霍健將每夜消閑非吃五塊錢的外國糖不可不多幾天談九把小寶外國糖上的錫紙聚了許多命錫匠打成一對蠟臺小寶還笑着說你真是蠟燭了有一天談九在桌上用筆亂塗小寶與他相戲叫他寫一張三千兩銀子的借據還蓋了圖章談九也當場瞧見小寶將紙團了拋在窗外的不知怎樣一到年底小寶忽然託一位外國律師哈尤黎寫信來要討這三千兩銀子好得談九本來有嫌着錢太多的樣子卽忙依他如數償還

後二人一同往西湖上去遊玩後來被平權的老子知道趕到杭州去尋覓方始把二人拆開去年冬裏談九身上穿的一件絨線衫也是平權親手製的

滬海醫院中有一個看護婦一個藥劑師是姊妹二人姓方姊姊是主張女子剪髮的中堅人物自己頭髮早已剪去妹妹是一向抱獨身主義的不料這一位色魔談九先生偏偏生起病來入滬海醫院療養住了不到半個月病雖好了些弄得姊妹二人要同心合意的一同嫁與談九了姊姊私自取了合藥的葡萄酒在病室內與談九對飲被院長瞧見了一起趕出去談九就向朋友家裏租了一間客堂樓三人就此共同生活木器傢伙本來朋友家裏一同租給

他的不過牀嫌得狹些方氏姊妹祇買了一個洋風爐結果先是姊妹二人爭鬧後來一個不別而行一個杳無踪影不過不同時罷了

談九既明白自己已成了一個吸引婦女的磁石便異想天開開過半年男窯子房屋租在新馬路嫖客雖很多大半都是夜裏不能出門白天纔可以來溜溜的有束縛婦女所以夜裏的包客只有三個一個是葉公館裏的二姨太太他老爺是前清的道臺此刻常在總會裏消遣着一個是維凱洋行買辦的女公子叫做馮四小姐年紀雖輕鴉片烟的程度已經得了老鎗的學位了還有一個叫俞七奶奶據說是某翰林的女兒某名士的夫人會做幾句歪詩的其

實肚子裏的貨色也是有限公司夜間談九招待三人並不衝突。因爲三人身體都不很自由葉姨太太要星期日等他老爺回蘇州去了纔能來。愈七奶奶定的是星期一三五只說從着一位老先生研究詩詞暗暗到談九這裏來的所以談九只剩星期二四。

六空着留與馮四小姐三人各按日子值日似的過來也不曉得自己之外尚有二人并且各人算自己租的房子都按月貼開銷給談九談九倒有三份開銷到手有一天不好了談九有病三個人得了消息便趕緊的託故出門過來探病不約而同一齊趕來愈七奶奶先到葉姨太太闖上樓便與七奶奶大鬧起來馮四小姐走進門聽得女人相罵聲上樓看時

三個人已打做一團馮四小姐即忙加入打到後來馮四小姐的鞋子也不見了愈七奶奶的耳環也落去了葉姨太太衣上大襟都扯破三個人幾乎要打到捕房裏幸虧談九先逃去三人方始走散男蜜子就此關門。

談九關係的婦女真不少還有什麼野鷄總統湖絲三寶嘉興鹹肉無錫白菜金牙子老大愛司頭鳳珠珊瑚園西施香粉弄愛寶黑皮老五小腳阿金等實在記不勝記總之新的舊的長久的暫時的總共有六七十人也有數人同時的也有一個離開了一個隔太久再見面也幾乎想不起的。

談九訂了婚回來急急預備結婚先命木器匠定製一張牀這牀的內面却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左右後三面宛如三口十景櫃將牀圍在中間大家也不懂得他的意思。

在結婚的一星期前談九發了親友的請柬外另印一種鷄心形的小請柬數十個是專邀他三年內有關係的那些婦女們來觀禮的這小請柬不能公然發送都託熟人去轉交。

結婚的一天那些接到鷄心形請柬的有的來有的不來有的公然來暗暗在花轎到時混在人叢中看看有的自己不來打發人來看了回去報告他這一天天未明時談九起來將牀上十景櫃中一格

一格內都陳列滿東西足足排了兩點鐘光景你道陳列些何物原來就是從前與他有關係的一班婦女的紀念品是些何等東西呢就諸君所曉得的是

侯楚英的泥娃

春喜的梳頭匣子

汪寡婦的貂帽

洒金牡丹的京冬菜罐

外國老三的褲子

雪花老六的當票

薛小寶的錫蠟臺

祝平權的絨線衫

方氏姊妹的洋風爐

笑而不及答

八

馮四小姐的鞋子

愈七奶奶的耳環

葉姨太太的大襟

其餘品目繁多不及備載總而言之怪怪奇奇無所

不有足足塞滿那三口十景櫥早晨親友們來賀喜

見了這一張陳列東西的牀問他什麼緣故談九笑

而不答

與談九有關係的婦女裏頭也有幾個帶怒帶哭的

詰問他什麼緣故談九笑而不答

到新娘一進門大家方知是個跛足女子粗陋不堪

的鄉下人於是親友們自然要問他你怎麼如此好

奇看上了這麼一位夫人到底什麼緣故談九笑而

不答

與談九有關係的婦女也有人半嘲半罵的問他說這位新人好在什麼地方談九笑而不答

牀上品物永久陳列着

談九夫妻二人也沒有什麼異狀可述很平穩的生活着

後來常常有人問他陳列牀的意思和娶妻的方針談九總是笑而不答

卓呆按這一篇小說就此完了編輯者和讀者

千萬別追究談九是什麼意思倘使要來盤問

卓呆卓呆也惟有笑而不答其實他究竟何意

反不如任多數人各自去照各自意見去猜想

的來得有味



口不肖子

徐卓呆

四上

身的人。一定。是夜裏活動的青年。道什麼話。我是今。

押店主人從客人手裏接過金錶來仔細觀看。下，不知想到箇什麼突然擡頭道：你非再早一點起身不可啊。那時店前立著的青年呆呆看著店主人臉上問道：什麼要我早些起來？麼爲什麼說這種話。店主道：你是夜裏活動的麼？青年道：夜裏活動是什麼意思？你爲何問我這句話？店主有意似的微笑著說：你曉得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將近午飯時起。

身的人一定是夜裏活動的青年道什麼話我是今天早上八點鐘就起身的你不要胡說罷店主便很爽快的說那麼這錶不是你自己的青年忙問爲何店主看著青年的臉色很滿足的用指尖摸著金錶的蓋說道這錶是很鄭重的使用著一看裏頭就能明白粗看看卻覺得不過是一隻舊錶其實東西極上等這錶的主人是在每夜臨睡或起身時用一定的時刻開錶的但是此刻一看是你拏到這裏

不肖子

不肖子

二

來。之前纔開的啊。現在不是十一點鐘麼那主人就應當在十一點光景起來了。你方纔說今晨八點鐘起身豈不可笑呢。大凡拏錶來質當之前先開一開的有兩種理由。一種是這錶本來時刻不很準所以拏往押當去時先開一下使他不要停否則第二種是自己沒有用慣的錶不放心要開他一下了。因此我斷定這錶不是你自己的。你以為如何。店主故意瞧著青年臉上又續語道我的推測很對麼。你還是向我老實說罷。我決不會把你送往警察署去做那種沒有意思的事情的。青年戰戰兢兢很不定心的向門口看著答道實在不是我的店主人。卽道你不用驚嚇我斷不會使你喫苦。有一句話要和你談。

談。你到裏面來罷。店主人說著把錶向懷中一塞。留一箇夥計在店堂內隨將青年領到裏面說道坐罷。你叫什麼名兒呢。青年皺著眉頭疑惑似的看定店主。臉上很不容易回答。店主人又道老實說罷。還是說出來的好。青年道你爲何要這麼打聽我呢。店主道你別去管他。快些用直言答我。我決不難爲。你青年說我叫李小貓。店主人口中念著道李小貓。你青年說我叫李小貓。店主人耳中很覺廝熟。因爲三字實在在這老年的店主人耳中很覺廝熟。因爲是什麼緣故呢。店主人道沒有什麼其實這李小貓。他一聽得李小貓便想起李阿貓這漢子來了。李阿貓是箇驚動一時的大賊。他非常的膽大。并且有巧。

妙的本領盜賊之中誰不尊敬他啊店主人後來聽得他結了婚生過一箇兒子的現在坐在眼前的青年確是酷肖那有名的李阿貓可見這自稱李小貓的人明明是李阿貓的兒子了但是店主人一點也不做出畱心到這種地方的神氣來只說李小貓是我從來沒有聽得過青年把銳利的視線射到老人臉上說道這些閒話別多說我倒要聽聽你的計畫啊店主入訝道計畫我一點沒有什麼計畫啊青年說你別瞞我自己承認罷店主憤道你這麼胡言亂語我要叫警察來的啊青年就說很好你去叫罷店主人一見青年這種神氣更可以斷定此人是李阿貓之子了忙道我因為你盜了金錢來所以打算

要你去邪歸正特地勸勸你罷了青年說要我去邪歸正哈哈老頭子你不是計畫著想叫我做你的手下人麼店主人道你的心腸齷齪極了你這麼嚇我我也不怕的青年說誰來嚇你你要叫警察只管叫罷叫警察來搜搜金錢到底在那裏如何老頭兒這贓品在你懷中啊我可以說你要把我做了你的部下差我出去偷東西我不答應你的要求所以你生氣把警察叫來了好在我從沒犯過案很正大光明你的押店就有些危險了店主確定這青年必然的是李阿貓的兒子咧此時二人的視線互相交射老人有了把握便徐徐開口道你老子身體康健麼青年問你認得我父親麼店主人說我們是三十年的

不肖子

四

老朋友了二年前會過一次後從此遇不到了青年。道我父親名氣很大誰不曉得他呢李阿貓這姓名曾經驚天動地鬧過的現在是變成了不中用的人了雖是年紀的關係也煞是可憐你一定在我父親全盛時代認得他的其時我還很小咧店主人道不錯你父親真是箇偉大人物我最後會見他好像在他出獄後罷小貓說我父親現在是無用了店主人問道近來不做事麼青年道做事麼你問我我要笑了我那老父別說從人家窗口裏爬進去大門內也走不進去了除非要有人會發明什麼把房屋縱剖的機器否則他總不能闖入人家去咧店主人道老得這麼樣了麼青年說年輕時卻是厲害此刻是實

在……老闆你是叫黃仁甫麼我看見這桌上一口摺子上寫著啊你到底怎麼會認得我父親的呢店主微笑著道我們是買賣上的朋友青年道對啊我起初就料到了你是收買贓品的窩家等我回去時把會到你的話告訴我父親罷店主人說我有話要和你父親談談你叫他有暇時到這裏來玩一趟如何你資質生得很聰明既有這麼一點天才若拏來使用一定可以成偉大人物現在你還不知世事拏了很好的金錶會趕到這素不相識的店中來真是外行極了幸虧遇到了我倘使到別家押店中去你立刻可以喫官司咧小貓你沒有錢用麼小貓答道也並不十分沒有錢用店主人道不妨我可以替

你設法些話雖如此並非我看中了這錢不過要你帶一箇信回去通知你父親罷了你若把我的事情向你父親一提必定可以明白我打算將你養成一箇何等人物咧我意欲叫你大大的發財你就可以成一箇財主過那奢華的生活了你不願意麼包管你有趣總之最好今夜就把你父親領來你說我要與他把你的事情商量一下啊小貓忙道知道了一定餉他來便了

□中□

這一夜押店大門關閉之後李小貓領了父親阿貓來訪店主黃仁甫阿貓軀幹偉大腹膨臉紅形狀老極了顛顛一帶青筋很顯滿頭白髮還有些舊

時的豪爽面影留著小貓不像父親身材瘦長額角方方目光銳利逼人那高高的鷹爪鼻倒酷肖父親裏頭坐罷阿貓到裏頭坐定小貓縮在一隅阿貓說我們久違了你倒身體很康健我是到底老了與朋友們也疏遠著黃仁甫道彼此彼此我也是年紀老的緣故作事都沒有精神了今天不料無意中遇見令郎所以我叫他帶一箇信了說時仁甫倒一杯茶遞過去阿貓憤憤的看著兒子道這真是不孝的逆子我好苦啊我和我的父親都是出人頭地的大賊不料他不知得了誰的血統竟一點也不中用就是從他母親的血統說來他那外曾祖父小刀張七也

是一箇著名人物。我當初總以爲將門之子將來可以成一箇人材。因此很費過一番心力。不過正在他應當受教育的時代恰巧我在黑暗的獄中度日。他母親又病死了。將他一放任便一無所成。咧現在很不中用的去摸摸人家衣袋。做做翦綴挖包。那實在老子的臉被他丟盡了。你想今年二十歲的人連掘一箇壁洞也不會不是。很可恥。麼阿貓說著長嘆一聲。黃仁甫很可憐他似的凝視了阿貓臉上點點頭。想安慰他幾句。時阿貓又接著說我不願自己兒子去做什麼翦綻挖包等卑下事業。我們上代從沒有人做過這種事。那裏對得起李氏門中歷代祖先呢。那時縮在一隅的小貓也突然擡頭插嘴道我也。不。

願做那些事啊。阿貓道我並沒有說你做過這些事。不過你近來每夜出去做些什麼事。你且說來無非是到賭場中去走走。或是與那些下等的小竊們混在一起。啊黃先生我當真一想到這兒子竟不能安心得瞑目而死啊。我一向打算把他做成一箇大賊。我那些徒弟們也用過種種手段方法。那知這畜生說的話真可以氣死人。他道「父親我決計不會成功的話。大賊的你別白辛苦罷」。你想他自己既是這麼沒志氣。將來還會有希望麼。白天在街路上徘徊著。注意人家懷中的東西。或是欺侮柔弱的人奪些財物。這種志向還能成大事業麼。真的大賊是人家睡靜後活動的啊。我在年輕時從來沒有妨礙過人家的。

睡。眠。從。來。沒。有。欺。侮。過。柔。弱。的。人。總。一。點。也。不。驚。動。
人。很。有。規。矩。很。有。秩。序。的。潛。入。家。家。中。去。做。大。事。
業。的。那。裏。知。道。這。畜。生。還。沒。有。明。白。這。種。大。賊。的。精。
神。今。天。因。著。與。你。會。見。之。後。我。便。將。他。細。細。一。盤。問。
實。在。他。是。去。掏。摸。了。一。箇。醉。漢。的。懷。中。啊。他。真。笨。極。
對。手。是。一。位。有。名。的。富。翁。皮。夾。內。有。名。片。藏。著。姓。名。
住。址。都。曉。得。的。了。還。是。一。點。也。不。會。想。法。我。今。夜。曾。
把。他。好。好。訓。戒。了一。頓。他。已。經。肯。當。真。踏。入。大。賊。的。

也。自。然。的。出。色。了。阿。貓。道。原。來。如。此。那。是。再。好。也。沒。
有。方。纔。說。過。的。那。富。翁。姓。名。住。址。都。已。明。白。我。就。
打。算。先。試。試。他。的。本。領。叫。他。去。送。還。這。金。錢。順。便。看。
看。他。房。屋。的。情。形。啊。你。以。爲。如。何。仁。甫。說。你。的。念。頭。
甚。好。好。在。本。人。醉。著。可。以。說。東。西。是。拾。來。的。并。且。他。
也。決。不。會。就。此。白。白。接。受。多。少。總。有。一。點。兒。酬。勞。的。
可。稱。一。舉。兩。得。了。阿。貓。說。酬。勞。倒。是。小。事。我。並。沒。想。
到。只。消。他。此。番。能。彀。好。好。做。去。我。總。算。有。了。這。麼。一。
箇。兒。子。也。不。致。斷。絕。我。家。的。家。風。咧。我。自。然。要。造。成。
他。做。一。箇。大。賊。纔。如。我。願。仁。甫。道。不。錯。我。一。見。令。郎。
之。時。就。覺。得。他。是。一。箇。可。造。之。才。細。細。一。盤。問。方。知。
這。做。父。親。的。心。幫。著。教。訓。他。一。番。罷。黃。仁。甫。道。何。用。
你。說。得。萬。事。由。我。來。擔。任。好。了。但。是。你。也。不。必。這。麼。
擔。心。令。郎。非。常。聰。明。把。二。三。年。工。夫。用。功。修。業。一。下。

不肖子

八

繼。你。的。事。業。的。又。向。小。貓。道。你。也。須。體。諒。著。父。親。改。
換。心。腸。纔。對。你。把。你。的。技。倆。發。揮。出。來。立。刻。就。會。成。
名。人。了。我。可。以。保。證。你。快。些。做。成。一。箇。大。賊。使。你。
父。親。安。心。繼。對。你。父。親。年。紀。已。老。你。要。孝。順。他。還。是。
趁。早。繼。承。父。業。乘。父。親。在。世。你。一。切。還。可。以。得。些。祕。
傳。到。將。來。是。你。要。盡。孝。也。來。不。及。了。黃。仁。甫。再。三。勸。
著。小。貓。小。貓。什。麼。人。也。不。怕。單。單。在。父。親。面。前。擡。不。
起。頭。來。因。此。父。親。的。一。番。訓。戒。也。不。能。不。聽。他。只。是。
把。頭。垂。著。父。親。插。嘴。道。你。立。得。近。些。好。好。聽。著。黃。伯。
伯。的。話。

第二天晚上小貓坐在富家華麗的應接室內他

的。興。奮。和。感。激。來。了。說。道。老。爺。父。親。的。名。兒。請。你。千。
萬。別。問。我。從。今。與。父。親。斷。絕。關。係。要。做。正。直。的。人。了。
父。親。已。畱。有。一。生。安。樂。度。日。的。金。錢。這。一。層。很。可。
放。心。并。且。父。親。既。有。徒。弟。又。有。朋。友。我。不。在。旁。邊。他。
一。點。不。困。難。了。我。不。過。想。單。單。回。去。向。他。告。辭。一。下。
富。翁。說。何。用。回。去。告。辭。呢。你。父。親。一。定。不。會。明。白。你。
的。意。志。的。倒。不。如。默。默。然。向。你。所。信。的。道。路。上。進。行。
罷。你。父。親。既。是。老。人。了。現。在。要。改。變。他。的。人。生。觀。也。
是。辨。不。到。的。事。這。一。層。我。也。可。以。理。解。父。親。歸。父。親。
你。歸。你。生。活。罷。你。對。於。汽。車。既。有。趣。味。現。在。就。做。了。
我。的。汽。車。夫。如。何。我。這。裏。本。來。有。兩。箇。汽。車。夫。你。大。

可以練習起技術來。我聽了你與已往的生涯割斷。有自新決心。我覺得非常愉快。今後你向正路上進行。我總應當盡力援助你。好好做去罷。你年紀還輕。只消努力。沒有不會發達的。這位中年的富翁說。完之後。從桌上擎起金錶來。感慨很深的。又說道。我這錶重新到手實在喜歡。這是先母的紀念品。所以在我乃是金錶也。換不動的貴重之物。真是奇怪的緣分。小竊在我懷中盜了去。喝醉後又會被你盜去。你又因著送還我的一箇動機。便決心痛改前非。這是我先母的暗中相助。也論不定啊。

聲把他心中的怨恨說著。道黃老闆。我兒子不會回來了。那第二天去送還金錶後。就此不見。起初我還以爲遇了什麼禍殃。擔心著向各處搜尋。然而我兒子並沒有捉去的事實。我料雖料過他。竟是箇不孝的兒子。叛離了我們去了。黃先生他一定成了箇不。再來見我父親面的人了。我到這麼年紀。還要嘗這種苦。真是夢中也想不到的。我兒子有惡血。混著此刻一想。確是我沒把他母親一面的血。統好好查過。實在是我的大誤。他外祖母是箇喫素念佛的人啊。我兒子一定混著伊的血了。唉。世上做父親的有了箇不肖之子。那真再苦痛沒有咧。

經過了半月後。阿貓去訪仁甫老眼中掛著淚。顫



作名鵝瘦



■ 紫羅蘭集 二册 一元
■ 紫羅蘭外集 二册 一元

月痕

二册

一元

以上三書均爲周瘦鵝個人之作每書均有小說十餘篇雜作百餘種或撰或譯無不名雋可誦封面用三色版印 豔麗極倫

百年之後社會

新聞記者陸凱德嘆道先生你實在有偉大之力真和上帝一般但是我想先生總有一件不可能之事這一層無論你先生怎樣決計做不到。了哈昆沙老博士微笑答道這是何等樣的事倒要請教難道是你要與梅麗成爲愛友麼陸凱德被老博士這麼很辛辣的一句話說得不知怎樣面孔也紅咧頓了一頓纔道我的心裏是想要看看百年後的社會博士笑著說原來是這種事情這一點不難你既有這希望便什麼時候也可以去得陸凱德道不然先生且聽了你說此話不是像有一次實驗過的那種方法麼將我睡著了用二酸化炭素擎來把身體藏起來到了百年後從其中取出然後覺醒我的睡眠這方法卻很好不過我的希望是要打算到百年後的社會上去旅行一下就可以回到現代來的這麼一年來我就與今日做著新聞記者不同可以成一個富者咧博士卽問何故他道這時候我可以把百年後發明品中調查幾樣最顯著的回來趁早。

好註冊專利了。老博士只管且笑。且聽到這裏破顏大笑道。容易容易。依你的希望便了。但是你要想因此發財恐怕眼光不對罷。說得近些。倘使法蘭格林活著的時候。他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上來看了這麼四五天回去便可以發財麼。蒸汽機關電話器發電機。摩托車。飛行機。無線電報。電話器等製法。確是可以學些回去。然而在十八世紀的社會有何用處。第一要造大的蒸汽機關和發電機用什麼方法去發掘或搬運他所需要的煤呢。即使能造摩托車和飛行機沒有揮發油也是無用啊。發明一道都不可。不應著社會的要求纔生出來十八世紀的社會發明了這種東西。第一民衆先不能容受偉大之發明。

須有無數的預備階級啊。這且別提。你既有意就放不歸一定可以回來的。陸凱德好奇心大發。問道這到底用什麼方法。博士道簡單得很。你只消吃一服麻醉藥。好了服藥之後自然入睡。同時單單把你意識可以入未來之世界。因著藥的調合。如何意識能夠恰到百年後的未來世界去的。陸凱德失望道那就是夢了。希罕什麼人。凡是沒有經驗過的事情。都可以在夢中去看的啊。博士說不錯。這理論也有人主張著。其實這還不明白人類頭腦中可驚的神祕咧。總之不妨試試。決不是謊話。不過你實驗了種大發明之後。能否使你發財竟難以保證。好在一

點鐘後就會醒的。即使不發財也別無損害。那麼你把這藥吃罷在藥力未發以前且在此談談你所要看的東西給你一個暗示纔是。

* * *

陸凱德睜開眼睛來驚問道這是何處只聽得耳畔有柔軟的女性聲音說道你醒了麼身上沒有什麼變動麼陸凱德留心一看是個二十歲光景的女子把自己半身抱將起來伊正擔心著陸凱德身上有沒有受傷在那裏看著陸凱德覺得很沒趣又道這裏是何處你是何人伊答道我叫做蘭蒂霞你看這「人號票」啊不是寫著 FN—1728—N.Y. 麼你是飛行到此遭難的你的人號票呢陸凱德忙問

約市等你身體舒服些且領你到我家裏去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你有懷中飛行翼麼陸凱德聽了不懂伊說飛行用的啊你沒有麼那恰巧很好我的極堅牢兩個人也大可以飛了說時伊在衣下取出一件捲著的東西來張開時便成一具小飛行機下面也有推進機陸凱德看得呆了訝道發動機在那裏伊答道引擎沒有的動力是地上全用無線電浪送著我們雖擠些兩個人也沒有不能乘的道理把這把手一旋便可上升我們去罷

一回兒飛行機上昇了。但是行了一下到底覺得雖很堅固。一人用的擎來兩個人用未免勉強些。伊說這不很妥當。好得這裏下面有移動道路。我們下去罷。二人就落到移動道路之上。這是在屋上的一種高架道路。這道路與電氣樓梯一般永遠在那裏移動著。兩旁有三條線路是去的三條線路是回來的。移動的速度各異。二人便到最快的道路上去。在搖椅那麼的椅上坐將下來。伊說：「你把椅上數字盤的示針撥向一二七二號。」陸凱德一聽伊所教的示針使用法便撥到一二七二號上。伊說道：「這就行了。」這麼一來閉著眼睛那椅子也可以到我家裏。咧。陸凱德問道：「所有的人都在屋上道路往來著麼？」伊答。

道是的街路上只有車馬交通著。屋上又有庭園。並且移動道路的交叉點椅子與椅子不會衝突。造得很完備的。陸凱德又問各處的房屋都是一樣高低。伊說就是紐約市中那市街地的中央也差不多。如此建築物每一所都是四方形。四面都沿街路的。並且中央便是中庭人家。一開門便可以達中庭。因此人的出入也從中庭出入了。移動道路自從屋上的出入口出入的普通用飛行機往來。所以由窗中出入著。陸凱德君聽了點點頭。又說：「那麼路上防下雨時把人身上弄溼有什麼玻璃的天幕。」伊一聽。很怪訝的呆著。忽而笑道：「笑話。笑話。那裏有什麼玻璃的天幕在冷落地方或者有這種東西。紐約是決

不會下雨的陸凱德忙道怎麼不會下雨伊道紐約專司氣候的人除特別情形之外決不使他下雨若是要叫他下雨時也必須在一星期前預告之後方始行啊陸凱德道原來天候也可以自由操縱麼田園中使他適宜下雨都市中只管晴著但是沒有什麼人不滿意麼伊道有的所以各地每月必定投票一次把這一月的天候寒暑晴雨一天一天都分配好的不過費用是有一定的限度一月內的天候總算可以自由定奪了陸凱德即問什麼費用伊道操縱天候也要錢的或是晴天造出雨來或是將自然發生的雲雨消散或是送往他處都須很大的動力我們的動力自然去向波浪潮水太陽熱地球內地

的地熱和風力等處取來材料既豐富價錢也不貴然而操縱天候到底要數量極大的動力費用也不小了呀我們談談說說到了我家裏了椅子停著咧陸凱德向四面一看屋上找不到什麼門也似的東西正在那裏怪訝伊一見明白了笑道你等一下我來開門伊說完又用很清楚的口音不知向誰說道開門啊果然伊說完屋上有一處輕輕開了他們就連椅子一起進去陸凱德莫名其妙問道那門聽著機關的起初在片子中用什麼人的口音念進去以後非同一聲音同一說話發聲決不會開門這因為針非在同一的振動上電流就不會流動的陸凱德

問道。那麼一扇門要幾個人用時困難了啊。伊道。其時各人各用一張片子。張張針。振動著門會開的這麼。把片子備好。就是初次的人趕來。只要用一定的話。發音。門便可以開。既裝著特種喇叭管。你有一定。的說話。發音。無論什麼異樣的聲音都可以開的各處。全是這麼裝置著。陸凱德道。但是你的聲音不會永遠不變的啊。伊說。不錯。有時我出去過分用了聲。音回來時。聲音啞了。門便開不開。還有一次。出去傷了風。聲音變得門也不能開。於是只得等下面那人。家。人。家。的人。回來了呀。我多說了話。把事情忘掉咧。這是。我的。房間。你餓了麼。我們吃些什麼罷。陸凱德。向。室。中。一看。不免驚駭。室內空無一物。形狀雖是正。

方形。不過看不見。室內有一隻角。既沒有坐身的櫈子。又沒有安放灰塵的傢伙。室內各隅都圓渾得打掃起來非常便利。沒有地毡。又看不見門戶。他們方纔坐著的椅子。不知那裏去了。門也關好。此外桌椅。家具等什麼也沒有。陸凱德看來實在像一間空屋子。說道。這倒是衛生的裝置。打掃起來何等便利。伊道。室中每日用自動的打掃。陸凱德說。不錯。但是不見有桌椅火爐等物。怎麼吃東西呢。並且食物在那裏。尼。伊。嫣然一笑。陸凱德也笑了。細細想想竟沒有什麼可笑。伊問道。吃東西之前空氣。你愛怎麼樣。陸凱德。不懂。問什麼空氣。伊道。空氣還是用五百英里大西洋洋面的鹽風呢。還是用亞第龍達山的強空氣。

呢。陸凱德道原來用鐵管送空氣來的麼。伊說我們家中全部用著防塵裝置。並且這空氣也全是濾過了。使用的溫度又寒暖可以自由加減。陸凱德道那麼弄些大西洋的海風罷。伊便用明瞭的口氣吩咐。道海風這一句話未了。不知那裏送來一陣香的海風。室中宛如在大西洋洋面了。陸凱德道實在很好。你的下人都訓練得靈極。咧伊問道什麼下人送風的不是下人。也是留聲機關無論什麼事家常的事情。這機關都可以夠用了。現在這一室雖是我的臥室。食堂。客室。圖書室。音樂室。那器具一齊裝在壁後。只消一發號令就可以出來。我們預備食桌罷。喂兩個人的食桌說時。一面牆壁忽開一小食桌與兩隻。

椅子移向房間的中央來了。伊說你打算吃什麼。食桌中央的圓東西便是留聲機的送話口。一按鈴可通到菜館中。你儘管把愛吃的東西吩咐好了。菜肴立刻就會來的。陸凱德道這件事情還是你來罷。伊微微笑著。把陸凱德看也沒看見。過的山珍海味。弄來了菜肴一盆。一盆照著所點的由鐵管中送來。從天花板上落下二人快快樂樂吃著。吃完了。最後一盆伊便說我們到市中去散散步罷。恰巧飛行翼多。一組在此。於是把市中的商店和工廠看了一遍。陸凱德驚嘆不已。陳列的東西大半是他夢想不到的一切機器。已被人的智力用盡複雜巧妙達了極點了。人類的本身言語容姿。雖不見有什麼大變化。

那機器器具之類真發明得叫人驚異。其中男女的服裝更惹他注目。質地雖像絹那麼柔軟，正面反面之間是真空的。做成冬暖夏涼到學校中去看時，在那裏上地理學的課，乃把發聲的天然色影戲來當講義的。生理學亦然，說明內臟各機能也全用影戲影戲的解釋，就用留聲機器片中念進去的都是第一等的科學家各人家的壁內，也是真空的一來。防音響洩漏二來調節溫度，所以室內無論大聲唱或奏留聲機，鄰家決不會有閑話的人。有一種浮靴可以渡赫遜松河，還有人可以倒著在天花板上行走，如蟻與蠅一般。這是一種吸盤裝置，用了他無論天花板上壁上都可自由行走。此外最著的事。

是室內的燈，只消一向留聲機說「點燈」，室內就如白晝，光線充滿了。其次陸凱德由伊領著飛行到郊外看看農夫耕作狀態，他們先用殺菌器殺去雜草的子和有害的細菌，再純粹培養有效的細菌，施適當肥料，然後播種，所以絕對用不著拔草了。陸凱德一樣一樣看去，無不驚嘆就是這百萬分之一也。不能帶回去用啊！他離開農園時，頭腦中很混亂了。說蘭蒂霞姑娘我怎麼答謝你呢？今天真看得我驚了。說時只見伊的飛行翼像是有了什麼障礙了，忙把背部對陸凱德。其時伊真再美也沒有了，引得陸凱德糊塗塗咧，目中如火，那麼的燃燒著，叫道蘭蒂霞姑娘我怎麼答謝你呢？今天真看得我驚了。說待我看來，伊打算將飛行翼叫他縛緊，便縮著把背部對陸凱德。其時伊真再美也沒有了，引得陸凱德糊塗塗咧，目中如火，那麼的燃燒著，叫道蘭蒂霞姑娘我怎麼答謝你呢？今天真看得我驚了。

蒂霞姑娘可以許我接吻麼伊答道不行接吻是法律所禁的伊又紅著臉說衛生上接吻很不行接吻一事我在書上卻屢屢讀過究竟不知男子的嘴脣接觸上來是何趣味陸凱德道那麼我來實驗給你看罷說時抱著伊熱烈的接吻伊紅了臉推開他逃也似的飛向空中去了陸凱德也追上去但是過分慌忙翼沒有裝好失了調節一面落去了於是身體也下墜了咧。



老博士叫道陸凱德君恰巧去了。一點鐘啊如何發財的發明你帶了多少回來但是你叫著說蘭蒂霞給我再接吻一次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博士一壁笑一壁正攻擊他的要害他紅著臉說先生蘭蒂霞的事不要向梅麗說起啊女人嫉妒最深就是對伊說蘭蒂霞不過是百年後生出來的一個少女不過是個夢中人梅麗也決計不答應的。



戀愛之花

角四 冊一

自由戀愛亦有
一定之軌道若
胡亂行去則不
免有亂行去則不
甚愛嘆矣此路亡
正詳真詮發人從
道能引此書亡羊
而行揮於人從



爛香蕉館主

徐卓呆

上

我從S小學校的家族談話會出來回到家裏時。此人已在我家裏等着。此人非別是我一位老朋友。這人已在我家裏等着。此人非別是我一位老朋友。這老朋友我與他相識得還不到兩個月咧。那麼怎麼稱他爲老朋友呢？只因他年紀已經近六十了。與我來交朋友。我只得稱他爲老朋友。他的兒子年紀已與我們差不多了。此人姓施。號叫馨伯。住在我家前一條弄內。本來是前清一個老秀才過了半世平凡的生活。也沒有什麼異彩可述。或者用「不得志」

三個字來包括他的大半生想也沒有什麼不適當。這麼平凡生活的人。倘使一家老小要靠着他的勞動得衣食。那就非但是他一個人的不幸。也是他一家人的不幸了。幸虧他兒子已經長大。從過孟河某個月前。我有一位蘇州出來的親戚就擋在我家裏。不料生起病來。我要送他到同仁醫院去。那知道病人是個不信西醫的過激派。情願吃中國藥送命。不情願吃外國藥除病的。於是只得領他到施馨伯兒子那裏去看病。因此我便認得了施氏父子一向却不相識。這麼一來那位施老先生時常在弄口遇見我。總要和我搭起了日子。多他也明白我的素。

性。咧。有。時。我。邀。他。來。坐。坐。他。也。不。客。氣。與。他。談。談。却。很。有。趣。味。確。是。個。閱。歷。極。深。的。老。者。從。此。施。馨。伯。老。先。生。便。成。了。我。的。老。朋。友。了。

決。疑。說。着。將。那。已。拆。開。的。信。封。中。取。出。那。一。張。信。紙。來。授。給。我。我。接。過。來。看。時。只。見。寫。着。道。

若。以。我。律。天。地。則。一。口。可。吸。西。江。之。水。若。以。天。地。律。我。我。乃。陌。上。塵。耳。天。地。與。我。須。有。何。種。交。涉。……

呼。他。臉。色。很。不。對。一。定。有。什。麼。心。事。在。肚。中。我。一。立。定。他。就。說。等。候。了。足。下。好。久。了。今。天。有。一。件。事。情。要。相。煩。足。下。是。老。上。海。了。我。想。這。件。事。情。還。是。來。拜。託。足。下。必。能。明。白。其。中。道。理。的。我。就。請。他。坐。下。口。中。說。道。好。說。好。說。不。知。老。先。生。是。什。麼。貴。幹。施。馨。伯。一。聽。右。手。在。袋。內。摸。出。一。封。信。來。說。道。我。今。天。朝。晨。接。得。這。樣。一。封。信。實。在。莫。明。其。妙。要。來。請。足。下。替。我。決。

初。吃。海。參。之。人。其。膽。力。可。敬。初。食。河。豚。之。漢。其。勇。氣。可。美。吃。海。參。者。乃。達。摩。之。再。來。食。河。豚。者。乃。目。蓮。之。分。身。至。如。施。馨。伯。先。生。僅。知。醋。味。之。酸。耳。僅。知。酸。味。而。得。爲。人。類。者。我。未。之。見。也。：親。友。賣。汝。父。母。私。汝。愛。人。棄。汝。爵。祿。易。失。富。貴。難。恃。汝。腦。中。學。問。將。霉。汝。何。所。有。天。地。之。間。何。所。依。賴。其。惟。神。乎。

神乃泥塑木雕之物耳。烏可依賴。此醉漢之囁語也。油盡燈自滅。事盡無所遺。施馨伯先生請用一杯茶。

不以人爲人。則無可畏。不以人爲人者。不以吾爲吾。權貴榮達之士。雖不以人爲人。但不以吾爲吾之時。必怫然作色。太湖邊上多蘿蔔先生。何不食之。

金爐香盡漏聲殘。一位娘娘房裏脫布衫。天地日月山川草混帳。東西忘八蛋。

爛香蕉館主 陳虎 視再拜

我讀完此信。呆了半晌。信中說些什麼話。實在很不容易。懂。再從施老先生手中取過信封來。看時。下面。

只有陳寄兩個字。是本埠發的。施老先生見我。看了又停了一下。問道。你看如何。究竟什麼意思？我對施老先生搖搖頭。答道。我竟解釋不出施老先生。又說。我初接到此信時。足足細看了兩三點鐘。總不懂他的奧妙。陳虎視這人。我又素不相識。他人住何處。也沒註明。我心裏好不驚慌恐怖。啊！爛香蕉館難道是什麼秘密黨的名稱麼？近來用匿名信詐取錢財的事情很多。我愈想愈怕。便去訪一個同鄉。他是警廳裏當第二科科員的。我把信給他看了。與他商量。問他要不要報告警局。據這位同鄉說。信中意思我雖不懂。但是既不像匪徒用恐嚇信來要你的錢。又不像與你有什麼怨仇。要來害你。從這兩方面看。

來不成問題。那我看竟可以不必報警局。總之萬不會有損害的裏頭。有幾句話我雖不懂。覺得有些像哲學的話頭。或者是什麼哲學的深奧理論也說不定。你去問問別人罷。我從那同鄉那裏回來。便想到你了。前幾天我不是看見你做一篇小說叫做什麼。洛堂裏的哲學家。你一定明白哲學的所以特來請你解釋解釋。你總可以替我指導一些兒光明了。我聽了最後幾句話。便大笑道。老先生錯了。我們做小說的人無非是信口開河。小說中的學問是靠不住的。你看那些科學小說。大半是空想罷了。至於我的那篇小說。不過用這一個題目內容。那裏是真的。談什麼哲學。你莫誤會我。對於哲學非但沒有門徑。

實在從來沒有研究過。現在這封信真莫明其妙。是否與哲學有關係。我竟說不出。施老先生聽了我這幾句話。大有失望的樣子。即道既不是要損我害我。又不是什麼玄妙的哲學文章。那麼到底是什麼呢。據你看來可有眉目能夠知道。此人發信的原由。他發這封信一定有一個意思的。現在信中的文章且不必去討論。他你看此人發這封信大概是什麼意思。我就答道。照我看來無非像近來我們接到的那「祈福片」差不多的東西。不過一面是意思近迷。信文字還有些看得懂。一面是意思文字都費人索解罷了。施老先生說。上海社會黑幕重重。或者這封信也是什麼黑幕。你們小說家大概各種社會的黑。

幕都有些在腦中。你且把黑幕的眼光來推測他一下。如何還有一層我常看見你們偵探小說中得了。一樣東西往往就可以跟着這件東西探得這件東西的主人的那麼請你把這一封信來替我訪得這發信的人罷。一曉得陳虎視這人住在那裏就不難曉得他信中秘密了。

我又對施老先生笑道：老先生你又錯了。我雖做過幾篇小說黑幕我竟不明白偵探又非我所長倘使去轉託他人呢。錢生可已經去世程小青不在上海我實在是個門外漢不能替老先生盡力了。施老先生見我一點沒有端緒也只得很失神似的回去。臨走他又再三託我說萬一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

一些能夠研究這怪信的材料你必須替我盡力我一面答應他一面暗想還是過幾天去訪我一位在郵政總局的舊友問問他有什麼方法罷或是拿了這信封他們局中人可以查得出此信從那裏發寄到發寄處的分局中去探問郵差或者有人曉得陳虎視這人住在那裏也說不定。

中

第二日起我恰巧爲着某專門學校遊藝會的事替他們編劇本排演借佈景行頭教授化粧等忙了約有一星期施老先生的事竟無暇及此等到遊藝會一完要去訪我那舊友時恰巧遇到了上海郵差全體罷工我一想去也無益只得過了風潮再說罷。

罷工的第三天見報上載着說郵局中已有通告叫人家各自往附近所轄的郵務分局去取信我也因着門口信箱中空了兩天曉得一定有信件擋在郵局中咧恐怕有什麼緊要的事不要被他耽擱了便在上午十一點鐘光景趕到附近那分局中去向櫃上問道某路某里若干號門牌的信有沒有那櫃上的人說先生信實在太多了我們理不清楚咧你要在個小說中便用得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取信不妨自己進來尋好咧他說時指指櫃內我對裏頭一看只見一張大桌子上和地上都堆着信件有許多局外人正在那裏東翻西翻於是我也進去尋覓有沒有寄給我的信那櫃上人又說這些都是前天晚上來的昨天的還在總局裏沒來倘使也來

了便堆不下咧我立在桌旁就近的逐一細看足足尋了二三十分鐘那裏找得到然而我不肯有始無終只管尋着忽然眼前發見一道光彩你道是什麼莫非是有料想不到的人寄信給我麼不對的只見一封信上清清楚楚寫着的是陳虎視先生收我一見怎麼不奇若在個小說中便用得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兩句了再看旁邊地址時是 P 路 Y 里第三弄第四家並且這地址我記也不用牢記因為我有一個親戚叫做范鏡人的他恰巧住在 Y 里第三弄第五家既是范鏡人的隔壁再省事也沒有想不到陳虎視真有其人我在這一星期內也問過好幾

個交際廣的人。都說不認得他。那知再也打聽不出。在郵局內覓信方始得到陳虎視的地址。曉得在你的人恰巧就住在我們附近。住在我親戚的隔壁。我一得到這樣的消消息。宛如偵探家破了案。一般既不想回去吃飯。又來不及去通知施老先生。便從郵局裏出來。一脚就趕到Y里第三弄的范鏡人處。叩門進去。那位半夜裏纔回家的范鏡人剛纔起來。在那裏洗臉。我一見他就說。你總也想不出我今天過來做什麼的。我來打聽你一件事。這西隔壁不是住着一個叫陳虎視的麼。鏡人一聽面孔對我怪形怪狀的笑着說道。你打聽他做甚。難道與他有什麼交涉。我就說不是自己的事。便把施老先生得到怪信如何猜疑吃驚等事說了一遍。又說今天無意中。

在郵局內覓信方始得到陳虎視的地址。曉得在你隔壁所以來打聽你。此人究竟是何等樣人呢。他的信是什麼用意。你也恐怕未必會曉得。不過我知道了。他是何等人。我也可以去回覆託付我的人了。鏡人不等到我說完。即道。你們太周折。用不着猜疑。用不着吃驚。此信毫無意思。老實說罷。這陳虎視是一個瘋子。

下

鏡人又說。這陳虎視本來不叫虎視。改稱虎視還不到兩年工夫。咧他原名履甫。我想此人與施老先生必定素來相識。大約說出陳履甫三字來。或者施老先生可以想得出的。否則他怎麼會寫信給施老先。

生。呢。他的發瘋。還不到半年。此人生平非常吝嗇。算小。最愛裝面子。他發瘋的原因與別人不同。普通的發瘋。大半由失望而成。或錢財。或戀愛。或功名都有。的。惟有他很特別。是因為失了他的面子。他一氣就氣成瘋病咧。

發生瘋病的原因。在去年八九月裏。這一天。有一位姓汪的朋友。到他家裏要問他。討一筆舊欠數目。很小。只有四元。他一見姓汪的過來。便一味敷衍。希望他不好意思。開口。起初告訴他。說某某交易所的理事長。就是我的大舅子。他把內部秘密洩漏給我聽。叫我做空頭。我上星期拋出了二千股。是四十二元。現在跌到二十一元五角。已經賺了四萬了。我過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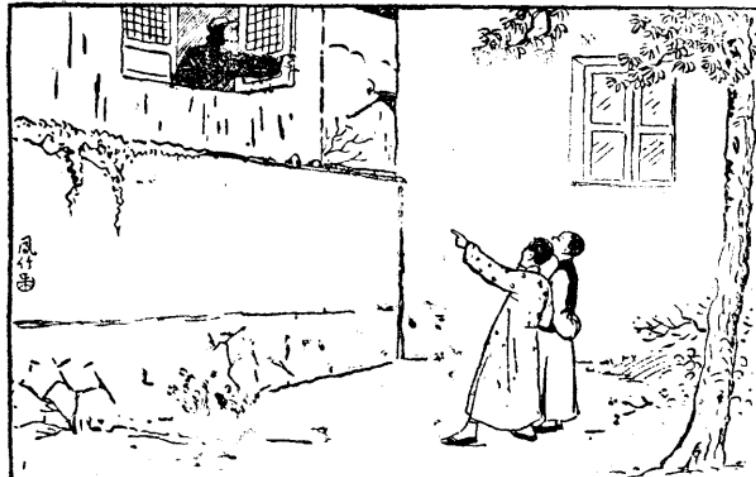
天割掉。一定還不止。此數將來我和你合辦一個什麼工廠罷。就舉你做總理。我做協理。又說。昨天北京有電報來。要我去做總統府。願問我沒有工夫去已經轉薦了你了。陳虎視這麼的吹着。那知這個姓汪的天生一雙大耳朵。憑他怎麼樣的吹牛。怎麼樣的籠絡他。宛如沒有聽得到。陳虎視剛要接一接力時。此人乘此機會直截痛快的說。今天並無別事。要問你討還那四塊錢咧。陳虎視見他毫無裝飾。開口見舌頭。把目的已說了出來。那倒不能假作糊塗了。便是啊。我早要送過來。咧。都只爲我有一位換帖弟兄。他新辦了銀行。叫我把現錢一齊存到他那裏去。了。我們似乎不好意思。就去取款。所以遲咧。陳虎視此。

時心裏一想家裏恰巧只用剩一塊錢那裏湊得滿四元呢便心生一計又說既是老哥要取還那筆錢我也顧不得爲着區區四元到銀行裏去取被人笑了實在此刻家裏沒有現錢老哥又不放心肯不拿去那麼我一定到銀行裏去取款罷說完便把那車夫崇明阿福叫來吩咐道你快些替我到弄外馬路對面銀行裏去取款子拿四塊錢夠了那銀行你認得麼叫做尙田銀行牆上不是有很大的尙田兩字寫着麼你是認識字的啊跑進去說陳老班要取款四元他們不認得你麼不錯他們只認得我自己你是從沒去過的本來我是行裏的大股東沒有存款摺子見人就可以付錢今天你代我前去這麼辦罷

把你我這一件夾呢馬褂給他們一看對他們說要取銀四元他們自然會曉得是我去提款能够如數給你的馬褂你也不必帶回來咧傍晚我去查賬回來時天氣冷要穿的陳虎視當着客人吩咐車夫前去總算非常周到了那知車夫不懂主人要面子歇了一回就回來陳虎視問道明白了麼車夫道明白了一我怎麼不明白是當當啊他們說一件夾呢馬褂只好當三塊錢再多不能當了老爺你一向自己去的我陌生人是當不多的啊不料陳虎視被那車夫當着客人大失他的面子他頓時氣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歇了好久方始開口就此便瘋瘋癲癲不成樣咧他平日的算小也很過分他最愛吃香蕉

還不肯買些好的吃。只是買那價錢賤的爛香蕉。因此他發瘋後便自稱爲爛香蕉館主。若在他未發瘋之前，決不會這樣就是人家說他吃爛香蕉。他還要遮飾。或是大吹法螺。說南洋什麼人送給他的上等貨咧。

鏡人與我談到這裏。忽聽得隔壁樓上有開窗聲。咳嗽聲。鏡人就往外走向我招招手。說來看那瘋人。啊。我二人走到庭心。只見隔壁樓上窗口正露出一個人物。身穿一。



件黃色衣服。襟上不知掛些什麼。零星東西頭上戴一頂風帽。上面又加一頂草帽。他臉上鬚已很長。皮色蒼白。見我二人擡頭對他。觀看他便。目光炯炯的對我們。嚷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





接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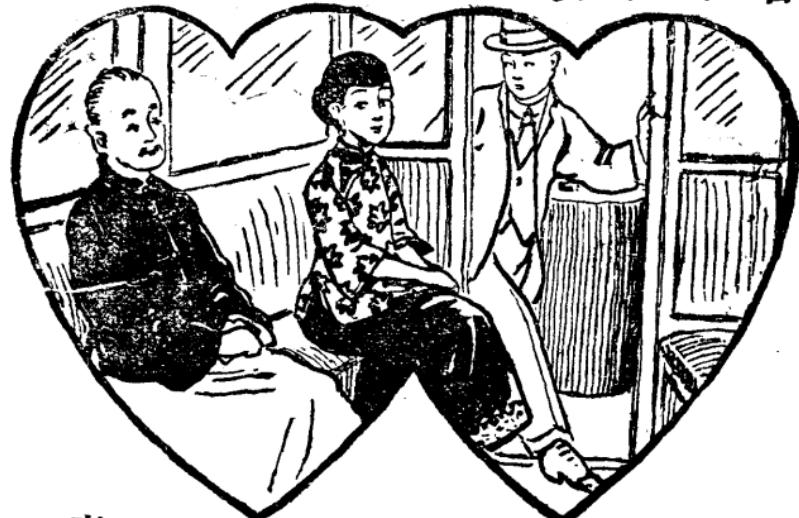
徐卓呆

間

接

我在學生時代就愛乘頭等電車並不是喜歡舒服喜歡清潔實實在在是要看看同座的年輕美人借此可以飽飽眼福因為頭等車內漂亮的女子來得多些然而我也不是年輕貌美的個個要看要配得上我眼光的纔看配不上我眼光的還是不高興看所以我每每一跳上電車先在頭等車內用視線四面的一繞旁邊尋一尋有沒有我的五百年風流孽冤五百年的沒有就是四百年三百年二百年一百年的也好五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五年的也行把他細看半晌享享一時的豔福對面坐着眼睛更交運並肩坐着連身體都交運了後上車的人還當是我的同伴咧我往往坐在美人旁邊出神弄得票子過了站重新補票受賣票人說話的也有時實在捨不得立起來要這一位美人下車我纔肯跟他下去這一天我本來有些不高興乘電車沒精打采的走進頭等車不免照常的在車室內四邊一瞧瞥見左隅坐着一個女子竟使我混身如觸電氣

一般你道是什麼緣故這女子自然是個絕色的美人也不用說了我為什麼如此的驚異呢因為我的腦海中確實記得這個女子我是見過的而且不止見過一次差不多是天天看見不過近來有許久不見所以此刻見面如遇舊友了然而我腦筋中雖如此記得清清楚楚我的眼睛却不答應我的眼睛他向天發誓說自從睜開了眼皮以來美人見了千萬萬却從沒有遇見過這一位美



人無論如何一定不會弄錯的況且這美人見了我一點沒有什麼感覺可見我二人實在從沒有見面過好幾次就是我的腦筋也可以替我的眼睛做一個證人證明以替我的眼睛做一個證人證明他的確沒有瞧見過此人

說話自相矛盾了腦筋中既清清楚楚認得此人腦筋怎可以替眼神證明沒有見過此人難道腦中的視神經能夠不用眼睛去看東西的麼這一個問題我自己也一時糊塗起來回答不出了再說

得清楚些只好說見是見過的看是沒有看過然而更不成話了我自己此時也儘力在肚中搜索要解決這個疑問爲什麼這奇異的女子可以使我精神與肉體有兩樣的感覺呢

要解決這問題不如再來研究研究這物品的原質我就將他從頭看起這頭髮這眉毛這眼睛這鼻子這口佈置得成這一個只可稱讚無法指摘的面容實在叫我從此要夢寐不忘咧嘵想起了明白了問題一齊解決了原來就是此人到底確不確待我再來重看一下對的對的一點也不錯

原來我在十一歲時起夜裏常常夢見一個女子不言不笑只是給我看並無別的可異如此夜夜見

慣總是這一副面貌差不多很認識他了當時我就 是白天閉了眼睛也想得起這夢中的無名女子來但是到了十八九歲這夢頓時停止我也早把此事忘掉想不到今天電車中遇見這一位美人使我腦筋與眼睛發生兩種感覺的實實在在就是昔日夢中的美人忘了許久突然又見幾乎把我弄得如在睡夢中一樣咧然而夢中的事糊糊塗塗那裏靠得住面容相像或者有的怎麼可以說就是他呢不錯只會相像怎麼活活一個人會到我夢中來呢我又向他細看時我更覺得驚異我夢中的美人右耳下有一小痣此人當真也有這一個小痣我雖不信這一個人會到我夢中來我總確信此人的面影不知

因着什麼玄秘不可思議的一種作用映入我腦海中使我纔有這夢的。

難道這真是我五百年風流孽冤我與他三生石上有了名字麼不見得他一定沒有與我一樣的夢所以他不認得我我片面的單相思中什麼用呢然而我今生如非抱獨身主義便罷否則非得到他決不另娶他人他一定與我有緣不然爲什麼會到我夢中呢這麼辦罷待我來占卜一下倘使我與他有夫妻的緣分他一定等電車到了軌道的終點纔下車萬一他在半路中下去那麼我與他就沒有婚姻的希望不料我占卜的念頭剛定這一位我羅文周命運之神的絕色女子早不走晚不走忽然立起來一

躍下車我正在呆想突如其来的事了這出其不意的事我竟來不及跟他下車電車已開得很急路上恰巧遇一起出喪竟把這女子捲入人叢中去一點也望不見此時我十分懊惱也無法可施人雖去遠他的座兒倒還空着且待我趕緊占着還可以消受些間接的豔福咧我立刻坐下去險些兒被旁邊一個外國人先搶到

我坐了下去覺得混身筋骨都舒服了這一點還可以自己安慰自己電車到了終點我還不下車再買了票回原路又往復了四五次直至電車進廠我纔依依不捨的牢記着電車號碼下車

後來我天天在老時刻老地方去乘那三十五號的

電車雖坐的原位却遇不到本人約摸有五六個月我的念頭還沒淡

第二年三月裏有一天我下午出來散步正在無可消遣之際就有一輛人力車從我背後很快的向前進行車中坐着的是一位女子本來我在這一時凡在路上遇了女子總要留心觀察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目的物今天這一輛人力車不是從我對面過來我只瞧見個後影我竟無法觀察不料這一輛車子在我前面行不到數十步忽然停下來咧這女子下了車在一個手提小袋內摸出幾個銅元來給車夫他這麼一耽擱我已走近車旁這女子付了車錢旋過身子來要向着那停車子在門前的大門中進

去時他的面貌恰巧被我看見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電車中的美人我暗想巧啊今天你被我尋到了並且連你的地方也尋到了此時我擡頭一看這大大的一個門戶原來不是人家的住宅是某處的警察分局我倒一呆叫我怎麼處呢我又不能跟他進去又不能探問門口的警察他進去做什麼事我進去又不能探問門口的警察只是目不轉睛的對我直射着我一想門口的警察只是目不轉睛的對我直射着我一想不好不要他疑我是什麼歹人等在此地不知他要什麼時候纔能出來就是他出來在路上又不見得可以有什麼與他接近的機會再一看旁邊那一輛人力車倒還停在那裏大有黃鶴一去不復返此地

空餘黃鶴樓的樣子我就退一步想還不如來坐一回這美人坐過的人力車算是間接的再消受一次豔福罷我打定主意就一句也不說什麼上了車由他隨便的拖去那知走了不多路忽然有人喊我我看是我一位同學他嚷道我找你好苦啊你怎麼在此地你到那裏去呢你今天約了我們比球爲什麼不到我又找不到你大家要向你說話咧下來下來我一想不錯確是約了他們今天比球的怎麼忘了呢此人說罷也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把我拖下車來我就只得付了車錢眼看着這美人坐過的車兒遠去連號碼也來不及看被這一位同學拖着一起去了好不難受啊

這一年秋天我患着時症在某醫院住了三星期纔痊愈在我退院的前三天一位姓楊的看護婦對我說今年這種時症危險得很這一間房間內你未進院以前也是一位患時症的病人病也與你重的差不多可是你們兩個人都從死裏逃回來咧那一位病人與你差得一步他上半天出院你下半天進院的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小姐姓邵他名兒叫做小棠罷生得真如天仙一般你的福氣不小現在你房內能死裏逃生你實在很有福氣他因爲我看護得周用的牀椅被褥盞燈瓶都是他用過的怪不得你到他臨行還送我一張照片先生可要看一看說着他從抽屜內尋出一張照片來給我看我一看原來就

是電車中的美人。警察門局前的美人諸君。我若是爲着校裏脫課太多。我一定要在這病院住這麼一兩個月。再去間接享享豔福咧。

冬至前的一個星期日。我與三位同學一同到一家菜館裏去吃飯。進了門。那裏知道房間一齊滿了。只有十七號的一間小房間再等。一刻可以空咧。我們四人只好立在十七號的門外。等着我向房內看時。有一男一女相對而坐。我不看那女人。猶可一看。那人我怎麼不驚。原來就是那電車中警察署前病院中照片的主人邵小棠。他已占領着我腦海的全部。他怎麼會與一個男人同在此地密會呢？我正在不快。他二人已揩了面出來。只見我三個同學中有

一位姓陸的。向那男子招呼。等他們下了樓。我便問姓陸的這兩個到底は何等人。姓陸的道：「你怎麼不認得呢？他就是邵松。」如上半屆聯合運動會他跑過第一了。據他說明年也要到我們校裏來咧。大概是一定的。那女子是他的胞妹。小棠姓陸的說時。我們便一壁走進去。到桌上揩乾淨時。他們三人已在這方桌的三面坐下。單單留着方纔那位小棠姑娘坐過的位子。讓給我。所以我這一天樂極喝得大醉而歸。

明年的四月裏。我校中開紀念會。我們一班將近畢業的學生準備在餘興內演一齣戲叫做「神聖的艺术」。我在劇中扮一個女畫家。足足忙了半個多

月讀脚本咧練表情咧借衣服咧租佈景咧雖有臨時幹事分任着自己又不能不煩心正式演的一天我想邵松如現在既在我們校中他妹妹一定來看熱鬧的那時我又可以見面了可是不要看得出了神把戲弄錯豈知那一天女賓席中竟找不到邵小棠我真不高興連我這齣戲也演得潦草咧第二天那臨時幹事黃芳華君到我自習室來說道我替你昨天借來的那一身女衣服你也不必交還我你直接還給三年級裏的邵松如罷那衣服是他妹妹的我在暑假畢業後有一天在家裏與我母親閒談恰巧我幼時的那位乳媽錢媽媽來了他有二年多不來咧他一進門就是勝勝叨叨的向我母親說好久

不來了今天是再也不能不上來走一趟咧從前這裏的小少爺斷了乳不是我後來到一家人家去做乳媽的麼那一家的孩子比這裏小少爺小三歲是屬龍的今年纔十九歲是一位女孩子太太總曉得的就是石板橋邵家的小姐據說他家的少爺還與這裏的小少爺在一個學堂裏念書咧那一位小姐是八月裏生的叫做小棠聽說已許了人家所以我今天特地上來要到他家去打聽到底什麼時候吃喜酒我可以來賺幾個喜錢倘使還沒許人家那是這一頭媒人一定要我來做我就與這裏的小少爺作伐好得他二人都是吃我的乳長大直是一對乳兄妹這天造地設的夫婦還有什麼不好呢就

是兩家的人有什麼不合意。我也要強勸咧。可是有
一句話。這裏的小少爺我近來的事不曉得不知到
底定了。親沒有。我母親說談是談起着好幾家。可一家也沒定。我母親說時我心裏恨不能叫錢媽快些去快些來。

過了一個月光景。有一日我在傍晚時正從我外祖母家裏出來。打算回去。恰巧走過石板橋地方。那邵松如正立在門口購買金魚。一看見我便邀着進去。談談我自然求之不得。或者有什麼機會。這一次可能與他妹妹照呼了。他領我到樓下的一間書房裏坐下來。二人就東說黃河西說海的亂話。我只是想延長時刻。不料時刻果然不早。忽然天空密雲遮着。

傾盆的大雨來了。松如便留我夜飯。我也不客氣。夜飯吃完還不聽得有一點兒小棠的聲息。只聽得雨聲愈落愈大。松如說你萬萬不能回去咧。不嫌地方。小今夜在此下榻。一宵明晨天晴了。回去罷。我落得順水推船。他就領我到樓上另外一間書房中。本來有一張牀鋪着我二人的談話也總談不到。小棠身上。上去。松如等我躺下。他便去睡。我獨自一人那裏睡。得着何況躺在這一位美人的家中呢。別說可望而不可即。現在近在咫尺。可憐望也。望不見。那可恨的雨聲。偏偏與我作對。把美人的聲息一齊鬧得聽不出。我在牀中翻來復去。一夜不能合目。到天明時。雨聲雖止。人都起來了。人聲一雜。還那裏辨別得出。

從未聽過的小棠之聲呢。還是起來罷起來了。或者在窗中可以望得見他。我一打定主意，即忙披衣起牀，向窗中望。望也瞧不見什麼人。還沒起來。一回兒，松如推門進來，說何不多睡一下呢？我說天晴了。我打算早些回去，咧！松如便說：遲一點有什麼要緊？說着領我到樓下的書房中去洗臉吃點心。吃完了，我就告辭。松如送我出來，他說：好得我開學還有幾天，你有暇不妨常來談談。我很寂寞，舍間地方還寬，你約幾個同學一同來談談也好。我這兩間書房中總容得下你們。本來這樓下的書房是我的所有，樓上乃舍妹的臥房。半個月前舍妹出嫁了，我就把他臥房也改作我的書房。樓下會客，樓上讀書。

歇了四十八年。這一年，羅文周的兩個兒子和五個

己又不能記了。只得由我來替他補述罷。

自己的筆記，他記到這裏也不再記下去。實在沒有可記的材料咧。直到後來有材料時，他自己

孫子替他老人家慶祝七十壽誕，裁製壽衣，再備一具，備後用的壽材，寄在附近長壽巷中。明年春天，文周忽罹熱症，病了二十多天，就此去世，總算是福壽全歸。家人趕緊把寄在長壽巷中的壽材扛回來，好好入殮。本來是老年人喪事，大家也不十分悲傷。入殮後的第四天，正是陰曆二月二十日，忽然長壽巷中的老和尚趕來道：「不好咧！前天此地老太爺去世來取壽材時，我剛剛到鄉下去，在巷中不料你們拿錯了別人家的壽材咧！」當時我也不覺得，昨天觀音誕前面牌樓街胡峰青老爺的太太過來燒香，順便去看他，寄在我們巷中的壽材竟沒有了。多了，一具羅老太太太爺壽材在那裏？這可怎麼處呢？

口秘密錦囊

二册

八角

此書爲徐卓呆君所譯中敍一女郎有巨大之遺產可得而不自知數惡人追隨其後思所以攫得其錦囊而女郎則初未知錦囊中藏有深重之秘密瀕於危幸均得脫其後惡人相繼死事亦大白其間緝以戰爭情愛之事可作偵探小說讀亦可作言情軍事小說讀

紅雪嬪

一冊 四角

神聖職業

徐卓呆

一

一個很寂靜的午後他坐在窗口向着外面空地上呆呆的觀看他是個音樂家所以曉得岑寂與默想是藝術家的麵包和水因此特地住在這人家房屋背後一塊空地旁邊的小披屋中終日可以作他的藝術生活他雖是個不知名的音樂家他對於音樂實在有趣味有天才從他眼睛裏看出來差不多天地間盡是他可以研究的音樂材料他出去散散步見小孩子們在亂磚石堆上拖火油箱他也說這是

音樂是天籟他在野外瞧見幾條電綫上有小鳥六七頭散佈在上面他也當他是五線譜是天然樂曲的這一天他出神了半晌恰巧有一位畫家叫做子遠亭的來訪他了這位很和氣的朋友却好久不見咧二人談了幾句子遠亭便說孤松（音樂家的名兒）我前幾天來過一次看見這空地上有一個天仙似的少女在那裏立着啊孤松就說原來來的是你麼那一天恰巧我不在家對不起得很我回來後伊單說有朋友來過我不知是誰那少女是同居人家的女兒這種女孩子叫人看了心裏真是一種說不出的美感的怪不得你說是天仙了遠亭點點頭他這一天很陰鬱的不很多開口似乎有話要想

說他自己一壁忍耐着一壁又竭力的要說他心裏很苦面上也有些看得出孤松早明白問道你仍舊很苦麼說時對他那蒼白的臉上看着遠亭道我去看畫招牌也是不行我竟連漆匠也做不成孤松說這是你決計忍耐不下的然而倒也虧你做了好久了啊他答道做了一個月已把頭腦弄得很粗雜我不去了實在怕自己藝術墮落啊這位溫和的畫家說時很無力的對孤松看看此人實在非常的窮然而精神總是很純潔很優柔現在孤松聽了又道那麼你此刻不是很苦麼遠亭點頭稱是孤松忽然想到說道此刻你一定還沒吃飯啊遠亭微微一笑臉上紅起來了不過孤松也是沒有錢留着的只得

去打開衣箱來一看見那些陸續減少的衣服中還可以供這位朋友吃飽肚子的東西咧便抽了一件出來說道這一件大概還可以變錢罷遠亭很難以爲情的答道可以的多謝你孤松就說你謝什麼來大家互相有困難的時候的於是便把于遠亭送到門外又說你須把身體保重纔是啊遠亭道那麼我暫時借去孤松又道你永遠用着便了說罷只見這位朋友向暮色蒼茫中去咧孤松心裏很可憐他但是自己實在與他一樣的窮

二
于遠亭撞見的那朱孤松同居人家的女孩子是個何等人物呢此人名喚阿鳳今年只有十六歲天生

得如未琢磨的美玉一般令人見了就生可愛之心。但是天單替伊生了這個肉體好像別有用意似的竟沒替伊再生一副有智識的靈魂然而這也難怪或者伊有這副靈魂也論不定伊是從來沒人把伊

靈魂啟發過完全是個無教育的女兒伊父親是在

小輪船上當老大的然而伊年紀雖祇有十六歲本領真不小因為伊父親既是常常不在家的母親又在去年死了家裏倒還有兩個殘疾的妹妹一個瘋的一個盲的於是家中事無大小一切都非歸阿鳳一人去做不可了阿鳳當了一年家把家事來將這少女一磨練倒把伊養成得意志很强固決斷很迅速了不過到底是小戶人家的女孩子智識是總也

不會十分高明的伊有幾個朋友也無非是湖絲阿姐揀茶姑娘耳所聞目所見也總是小人家社會的一種特殊空氣阿鳳的種種環境其實都是替伊造成將來地位時一樣也不可缺的準備啊

三

過了二三日遠亭又到孤松處來還錢了孤松說你何必一定要還呢他說有錢的時候不還等到要想還時往往手裏就沒有錢了還是趁此還了罷這一回他又提起阿鳳來說看了那種女孩子幾乎覺得我們雖同是人類好像是種類不同了孤松即道不錯太清淨的和太骯髒的却差得很多竟像把兩種人類遠遠的隔離着咧其實沒有什麼兩樣伊是朵

天。纔把伊開放的花。我們是早經開放受過些摧折罷了。花還是同樣的一朵花。二人便默然不語。

裏籌畫夜飯問題的對着桌子執筆撰稿時實在又。是安慰靈魂又是鞭撻靈魂……

孤松又想起與遠亭一同困守在小石街的時代來了。二人常常同去喝酒。遠亭是住在人家的閣樓上。

這時候孤松就對遠亭道現在很苦在小石街的時節也是很苦啊。遠亭說那時你的樣子真可怕。一雙眼睛只是不動的凝視着一處。孤松說不錯人在困苦的時候眼睛也會變的啊。他說的時候很覺得自

家裏自己研究藝術那怎肯不做不過總不想就把研究藝術來得錢就是有這念頭也不高興做的其時孤松僅靠雜誌上投幾篇稿和家鄉畧為寄些錢來把他支持生活也時常餓這麼一頓兩頓的往往在傍晚時無可奈何徒然消耗很長久的時刻在那

己的眼色清澄的地方漸少濁得多咧。遠亭說大概人只消看他的眼睛就明白可以看得到他心底裏了。遠亭說着自己還現出他那一種疲乏的眼色來。又說你看木齋的眼睛實在能夠表現他的性格外面溫和心內狡猾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他心裏孤松一想不錯木齋的眼睛却是他的特質看着人家。

怎樣他的表情就跟着變化不過總現出一種混濁的感情來便道那麼你看芝堂怎樣遠亭道他眼中含着性慾的卑污和淫蕩在微笑時更顯得出來總之不向他人正視的眼睛是卑劣的性格故意凝視着的也是心裏有虛偽所致到底總是靜靜看人的是善良性質說完他立將起來告辭而去孤松聽得他足聲去遠又想起二人昔日的苦況來了

四

阿鳳的家庭這幾天大變伊一向雖是貧苦雖是忙碌到底還在幸福中度日近來不對了幸福已經打破伊父親有一天抱病回來那知一上床總也沒有痊愈的神氣後來病略為好些又變成了癰瘍之症

醫生說年紀大了恐怕永遠不會好阿鳳在這時候真不容易做人啊平日靠着父親的工資來養活一家的現在非但進歎沒有一家的生活從什麼地方去設法再加父親醫藥之費天天不能不供給阿鳳是個年輕女子用什麼方法去得錢來呢外面既無親戚朋友照料家內兩個妹妹非但不能帮助那瘋的盲的還要阿鳳去好好照顧着咧阿鳳到此刻方始曉得世界上種種很重要的東西外那金錢更為重要什麼也沒有比金錢重要了又曉得隨便什麼大本領總沒有比能夠去得金錢的本領來的大於是阿鳳日夜把伊那小小的頭腦去想得錢的法子那裏得得到呢伊也不曉得世上的人無分老幼貴

賤都在那裏向同一目的進行着只覺得自己實在走不通這條路。

五

于遠亭是租着人家的閣樓居住只吃幾塊麵包四肢無力的生活着朱孤松到他那裏去時只見盆子裏有幾塊不塗牛油的灰色麵包這是他的高貴唯一的食品孤松問道吃飯麼他答道吃飯啊說着他就拿起一塊來大嚼又說你也來吃些罷孤松笑着道我肚中也急迫起來咧於是二人默默的對吃大家不由的都在那裏想被那不安的生活逼來要怎麼樣纔可以從這苦境逃出去呢現在真是天天無隔宿之糧遠亭對孤松笑道我近來竟不敢笑那賣淫

婦了沒有教養的女子墮落到這步地位也是當然的事啊孤松也很贊成說道是啊我們現在只少得要把肉體割下來賣錢了可惜不值錢的遠亭道女人從自己的肉體去得自己的糧實在很近自然把人類用原始的來解剖起來在女人是竟除此沒有他法孤松點頭稱是於是默然望望窗外遠亭忽問道你看了生活很舒服的人覺得怎樣孤松就說此人的存在實是此人的運命我既不羨慕又不喜歡但是像我們那麼的窮人自信決不是不及他們的孤松的話真不錯無論何人不能不許他存在譬如殺人的劫盜的這種人必然會生活過去無法斷他根的不過對這事實也不愛也不喜遠亭說我們將

來能夠成一個名人自然就安樂一定可以酬報今天的苦境的孤松說幸福必定有一次會來也像苦的時候備嘗辛苦一般一好也就一齊好了說到這裏孤松心中的熱情如燃燒一般暗道輕蔑我的人

欺侮我的人將來必定有時他們明白我價值的一日二人就徐徐將一頓悲慘的午餐吃完

從這一條路在那裏得錢女人家既有這麼一條近路可以得錢我又何必另覓別條道路呢阿鳳的主意似乎打得很定了

六

阿鳳走頭無路的時候忽然想起從前一個賣蛋的小妹妹來生意不好的時節常常有了早頓無夜頓的現在自從在秘密賣淫的老二那裏一走動立刻見伊身上衣衫也新了手裏用錢也闊了吃是除了一日三餐那雜食不知要吃這麼幾十頓原來伊竟

有一天孤松與遠亭在一家小酒店內喝酒遠亭紅着臉說道倘使你能夠先得到什麼好地位我就來占據你現在的位置再要你提拔我纔是啊孤松說那自然很快活的帮助你你先得到什麼好的事情也要一樣的我二人不知那一個先可以到社會上去做事咧遠亭說我覺得不長久了苦也可以苦完咧孤松道其實我們二人真太安分從此以後我二人應當互相不要忘掉纔是遠亭也說想到前途却

是。覺得很樂。你也以爲如此。孤松道。我真。一天天。希望早些踏到社會上去啊。二人談到這裏。好像心裏互相很溶和。

八

阿鳳有志。竟成居然已入了賣淫的社會了。

九

遠亭拿着一個裝在鏡架內的小肖像。畫來訪孤松。孤松看時原來是他畫的阿鳳的肖像。他雖瞧見得不過。一二次已經能够捉得阿。



鳳臉上的特徵。了那種表情。真如心底裏發出來的一般。畫得實在不錯。孤松就讚道。很像。你撞見幾次。竟能畫得如此。麼遠亭的觀察真可以深深刺入物象的靈魂。孤松自然要驚嘆不止。遠亭說我一見伊瞬息之間。宛如忽有人把一朵花投到我旁邊來。第一那柔嫩的色彩。除了伊臉上是別處。看不到的。乃是一點不雜別色的真色。孤松道。被你突然把伊的心捉住了。遠亭道。我費得時候很久。印

象實是很正確的。映着二人談到這裏，外面像有足聲。孤松很擔心，不要又是天天的討債人來了。麼遠亭也說有人來了，快去看來。孤松說討債的每天趕來真受累極了。遠亭道就是此人麼？你說阿鳳，天天替你打發去的……那麼你此刻有沒有預算？孤松答道這幾天竟無法可想，非常爲難。遠亭即道：那麼你等着我，去與他說話。遠亭就趕出去，聽得與他談了半天。遠亭的銳利聲與此人的遲鈍聲交雜着。會兒遠亭進來說：我去一去就來。此人在外面等着你。可不必出去見他。孤松說：你往那裏去？那由我來設法好了。你且別管。遠亭道：他鬧得厲害，且由我辦去。罷遠亭一去，孤松曉得他去弄錢的，要叫朋友擔。

心實在很難過。遠亭的脾氣想定了，是不做成不可的。孤松在室內很不安的消磨時刻。門外那人立着，又覺得足聲不斷的在那裏踱來踱去歇一下。遠亭回來了，向門外人說着什麼，只聽得答道：我只要有錢拿回去，就什麼都不說。話遠亭又說：那麼你回去罷。你須記着，切莫爲了一些兒錢，便去傷人家感情。啊！說完，遠亭也就進來。說那人已經回去了，錢付給他了。咧！你放心罷。孤松點點頭，忽覺得他那件重要的馬褂已不在身上。便問道：你馬褂呢？他臉上略爲有些紅，答道：已變了錢了。爲這種人受窘，實在受不慣。啊！孤松說：其實不必如此。我心裏很不安。遠亭此時已把自己的志願做成，倒很舒服的去看那肖像。不

過孤松總覺對不起他

遠亭忽道我聽說阿鳳做了賣淫婦了當真有這事。孤松道不錯伊父親一病不起自己又要顧合家生活又要養老扶幼被那下流婦女中自以爲慈善的一指導伊便極容易的走入賣淫的路上咧。不過現在很有些人不像從前那麼瞧得起伊咧遠亭忙問何故孤松道雖是你從前說無教育的婦女窮到無可如何然後去賣淫也是很自然很應當的然而社會上的眼光不對啊阿鳳從前還可以到幾家公館墻門裏去走走那些太太奶奶小姐也見阿鳳生得伶俐很愛伊的現在一曉得伊做了皮肉生涯那些人家也不很願意伊出入了遠亭說人類沒

有智識沒有別的本領求生活便去勞動身體換一碗飯來活命把勞動自己做職業這實在是神聖的職業女人更比不得男子伊無法生活要勞動又沒力量於是也與勞動一樣性質用自己的身體來賣淫用自己的身體去求食能够成一種職業時竟與勞動無異也可以稱是神聖之職業啊那些公館牆門裏的太太奶奶小姐事前既不能救濟阿鳳事後反應不起阿鳳這心地未免太卑劣伊等不過把高堂大廈錦衣繡服包着罷了纔覺得是一個貴婦人講到能力那裏及得到這賣淫的阿鳳呢孤松道話雖如此也難怪那些貴家婦女賣淫一事從社會上

賣了淫去養父母或是賣了淫去救他人也決沒有。人會贊成的第一就說別的事情都可以做得此人。何以沒有廉恥遠亭搶着說錯了大錯而特錯賣淫的是個無知識女子怎麼懂得廉恥社會上未免責人太苛了未免太忘了自己的地位了你們這好好的社會既有你們這幾位有廉恥的人監察着爲什麼會使社會上生出賣淫婦來須知一有賣淫婦竟不是賣淫婦一身的廉恥問題乃是社會上全體的廉恥問題就是自以爲是社會上重要人物的廉恥問題孤松說你的議論未免太偏總之賣淫決不是正當的事官廳方面也不能許可他本在禁止之例的遠亭道這尤其荒謬了官廳禁止賣淫那裏是治

本的辦法不禁止買淫人單禁止賣淫人算是個完全的辦法麼算是個公平的辦法麼你看禁烟開烟館的有罪不是去吸烟的也有罪麼並且買淫人的罪惡比吸烟人更重爲什麼呢吸烟一上癮那麼無論你現在願意不願意總得要叫你去吸一吸的了買淫不同又沒有戒不掉的癮全在自己的動機要去買淫可以說得回回是自己神經作主的並不像吸烟那麼全是生理作用所以買淫人的罪大極了世上苟能把買淫人禁完那是賣淫人自然就沒有主顧沒有生意便改變別的職業去了總之在社會上雖未能把買淫視爲罪惡我們總很應當承認賣淫是一種神聖職業……

神聖職業

到阿鳳毒發伊合家四人盡成病人時那朱孤松在音樂會中的獨奏還得不到一個聽者的讚賞于遠亭在展覽會中的作品還得不到一個觀者的嘆美社會上有誰曉得這零零碎碎的幾件事呢

愛之家小說

徐卓呆

小說家之愛

【一】真理之片影

冷冷的寒氣。覺得從膝蓋骨處。直向脊髓方面。送上去。方志新不禁。一陣抖顫。

將頭忙縮到大衣的領

中。那淒涼的寒月。照在

霜凍的路上。二人方纔

只是默默走著。現在見

行人稀少。方志新便望

望前後。低聲問道。先生

現在在那屋中可曾得

到些什麼。杜叔岡道至

亞炎



少也打算捉到些真理的影兒。志新訝道：「什麼影兒？」叔岡說是啊。偵探家的秘訣與其被捕捉，真理所迷。只是遲疑著。反不如就是影兒也好。且把他拏來看。

定啊。捉到了影兒去求發光之原必定能够得到真理的實體的我們此刻回到事務所去足足還要走二十分鐘光景你何不把此事的經過綜合著來下箇推測且試試看叔岡說罷身邊摸出火柴來點火吸煙頓時把白色的煙吐在夜裏冷冷的空氣中了方志新一語不發的走著精神凝聚在眉間只是努力著要去測度真相。

志新暗想此事不能不回溯著當時的發端然後拏來解剖依賴者談子清氏他是多年在海外發展的一箇成功者他的根據他的家庭都在美國但是一些也看不出他是箇大富翁一同帶回國來的女兒黛姑雖長成在外國也沒有放浪的神氣仍舊像一

箇中國高樓深院中的溫澈女子我這觀察決不錯誤第一是伊的容色眼睛也很好沒有魅力是一雙深澄的眼珠眼腔的輪廓是很正這必定是箇富於柔順之愛的女子先生請求之後伊拏出閔枕石氏的照片來時不直接授與先生先授與伊父親這種地方全是受的中國式的家庭教育但是此番實在很可憐。

閔枕石一面伏著何種事情卻不曉得若是此外有什麼情婦那這黛姑不是很失望麼現在已嘗到這苦處了歸國前歡喜之度愈高此刻的悲痛必定更甚。談子清說倘使有了情婦我的女兒不合他的意時儘不妨爽爽快快取消四年前的婚約我等父女。

二人就可以回美國去了。父親說到這裏女兒一滴珠淚落在手背上就在那裏說明一切啊嘆不對我的推理走到了橫路去咧自從談子清回到家鄉同閔枕石的母親一起到此要叫枕石結婚時枕石忽然改變起初的允許了他爲什麼要拒絕呢這是此事的主眼他一面惹母親的憤怒一面避去與聰明美麗的黛姑結婚這理由在什麼地方啊談子清氏一看就看得出是箇很肯爲子女尋煩惱的人人格極高趣味又富倒像一位歐化的紳士聽了他批評著那些從海外帶回來的美術品時就可以明白了此人也很有做閔枕石岳父的資格。且慢這閔枕石到底是箇何等樣的人物呢現今文

藝界中談到閔枕石沒有人不曉得他是一箇天才小說家因此又成了多數年輕女性間傾慕之的難道與其中的一人有什麼……我也很讀過此人的作品既沒有這麼從自己體驗上出來的創作也不見有這種感觸發表這樣看來一定在此外有移愛的婦人了然而不對談子清爲著參攷起見曾託某某人事調查社調查過據他們的報告說閔枕石素行善良向不出入酒色之席一部分的友人中間提他綽號叫隱士我先生一聽不是這麼批評著說這話倒很正確這件事情豈非把我的觀察從根本都推翻了麼先生旣這麼說他一定有自信之處啊我真不明白了不然酒色之席與情婦未必是一件事

但是不行。要認定他有情婦或姬妾等關係的事實，到底很難。性情一項報告書上是寫著雖很溫和而天真爛漫，卻也不免有偏狹之處。不錯，談子清也說著。此人很奇怪，連自己的母親也不放伊踏進書房去的看來，確是有些這種神氣。今夜我們到閔枕石家裏去訪問時的印象還留在我腦中，啊！待我想來，開門出來的是一箇六十歲光景天津口音的老人。

我二人出門一些也不見什麼可疑，這麼看來報告書果然很正確，只有斷定他品行善良了。閔枕石是箇富於感情的人，對於談氏父女恐怕有些誤會，著者對的說不定你我二人的念頭意味略為不同啊。

方志新想罷，啓口道：先生我發表了我的斷定是如僕兩箇自然我也四處觀看，有沒有婦女的東西，留著總也瞧不見。我暗暗立到樓梯上去，看時見右面牆壁很考究，外面有一層板壁遮著，這一間便是枕石的書房，左面隔著一重板壁，便是客室，各處收拾。

然而斷定要到最後纔可以使用你不記得方纔麼

嘎我們到了

我們剛進門時那某公司的送貨人送進來一箇紙

包。不是我接了授過去的麼我從觸感與容積重量
包法等推測起來總覺得是綢類的棉衣那室內的
火爐旁邊你沒畱心麼有白粉那麼的白色屑末像
是婦女塗面的那種香粉不過這事非精密的注意
決計看不出的因為真是只有一點兒志新道且慢
這些事情我沒知道容我更正我的斷定罷那麼還
是初次的推測來得對麼杜叔岡說你的話說得很
曖昧我再來給你解剖罷那定製的衣服是女衣若
是說男衣那是一來體積不合二來主人常穿洋服
下人不穿綢衣斷定且暫時保留你今夜好好想去

【二】腹痛

第二天早上杜叔岡將來信和報紙大略看了一遍
後從書架上抽出一冊書來細讀到打了十下鐘志
新也把速記的繙譯謄完在日記上二人一同披了
大衣走出事務所來先到百貨商店某某公司見了
服裝部主任說明來意後他就很明白爽快的回答
閔先生的洋裝及一切家用器物一向是本公司辦
的好幾年了購買婦女所用之物也足有三年咧不
錯無論什麼人前去也從來沒有遇見過什麼女子
或者是他寄往家鄉去也論不定衣服都是閔先生
看定的料由我們製的此外首飾從前也來兌過四

五件近來又買過幾箇外國的髮梳。大概的東西。由我們派人送去。有時他差那老人來取。且慢我來查。帳簿是的連女人著肉的襯衣襯褲也製過。洋傘。手袋。手籠等物卻沒有交易化粧品大約在別家買的。明白。了麼。笑話。笑話。這是很。容易的事。我們。什麼。都肯直言的。二人盤問過後就走將出來。

志新卽道到底是大商店裏的部長。我們一問就明白。什麼都是開放著調查。就容易得多啊。叔岡說。是的。他若要瞞人也不曉得究竟是顧客的利呢害啊。所以倒不如直說的好時候還早咧。我們且喫了午飯。再說罷。說時就向旁邊一家小館子中走上樓梯去了。幸虧此時很空。二人倒舒服的飽餐。一頓。

走了出來。再買些食物。徐徐的走去。在正午時又到店。我們無事出來走走。撞見了便買得很多。實在不完咧。又不高興帶回去。所以送給你。不是特地買的。但是要煩你一件事。我那同伴的方君喫得太多。肚子痛著。我打算給他喫些藥。問你要討一杯開水去。剛踏進門。叔岡不知踏到了什麼。幾乎跌倒身體。老人忙道。定是喫傷了。說罷。他揩淨了手。同往廚下。

搖了兩搖。幸虧擰在牆上。足纔踏定。但是竟把一隻字紙籠打翻。紙屑一齊吹散在庭中了。叔岡道：還好。還好。沒有跌下去。請你把開水送給他去喝。我來拾罷。叔岡自己蹲下來拾字紙。老人到門口一看。方知新正皺著眉頭。按著腹部。於是老人叫他進來坐了。給他喝了一杯開水。問他很替他擔心。叔岡洗了手。走到門口看著。知新的臉色又與老人談了幾句。聞話他的腹痛倒已經平靜。便謝了老人。又說代言候。候閔先生二人就此回去咧。

【三】 美人像

這一夜在初更時分。閔枕石宅中忽然開演一幕驚人之劇。老人推開了枕石書室的門。說道：有客人進

來了。枕石回頭一看。早見有人推開了老人闖進門來。閔枕石突然見此人趕進來。對自己臉上瞧著。他不禁叫道：豈有此理！你爲何不得我的許可就推進來？沈靜的答道：這也無怪。你要生氣私自闖入人家內室的罪。我杜叔岡很甘心承受。但是若因此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幸福。我就是再不名譽的事犯了。也不懊悔的。枕石喝道：什麼幸福？不幸福……老董。這是怎麼一回事？說時怒目對老人瞧著。老人低著頭直立在旁。說道：不行了。少爺這位杜先生。什麼都明白。了。我一味打算瞞過。不料他句句話直刺我心頭。竟使我今夜哭了一場。我一切都死心了。老人說得很

悲痛枕石更激昂口吃的說道這這這是什……

稿實在那裏是人卻是一箇偶像

什麼話此時只聽得杜叔岡說道且慢何必如此動怒呢你若不答應我與老董都情願受罰說到這裏又向外道請進來罷只見白鬚的談子清出現在室內了閔枕石大驚失色慌張得不得了這倒還是小事談子清對這室內的光景一看竟呆得直立不動只見枕石嘴脣亂顫鐵青的臉上憤痛與羞耻都集在一雙眼睛中枕石的旁邊默然坐著一位妙齡的美女在燈下看這美人的側面真何等的美麗啊烏漆似的髮下是一雙充滿著愛情的眼睛細細看去也沒有絲毫可以批難之處由肩至胸的曲線非常自然右手撐著頭在那裏凝視枕石桌上的草

杜叔岡說道閔枕石君你是箇富於空想的小說家能够特殊方面去嘗愛的滋味但是像這麼不能的誤謬不能不悲痛談老先生閔枕石君私下裏所愛的情人乃是一箇泥塑木雕的偶像談子清一聽呆了一呆還疑著自己耳朵聽得不正確閔枕石一聲絕叫便抱著頭伏在桌上了杜叔岡道談老先生你目擊了這不可解的事實覺得怎樣感觸要明白這尋常人不能夢想的怪事必須先聽我來講一段恰在三年前的冬夜有一箇老人只因喪了愛子便

自。暴。自。棄。的。把。酒。來。痛。飲。放。浪。著。作。客。他。鄉。糊。糊。塗。
塗。把。盤。費。用。盡。終。日。彷。徨。街。頭。這。一。天。在。酒。店。裏。喝。
得。爛。醉。因。爲。付。不。出。錢。店。主。就。要。將。他。交。與。巡。警。其。
時。恰。巧。走。過。一。箇。年。輕。的。上。流。婦。人。便。從。懷。中。取。出。

輩。名。家。他。打。算。從。此。決。不。再。做。第。二。像。用。什。麼。來。做。
標。型。呢。就。追。想。著。那。一。夜。替。自。己。付。酒。錢。的。那。箇。上。
流。婦。人。的。姿。態。好。容。易。把。他。做。果。然。是。箇。稀。世。的。
絕。品。

錢。來。替。他。付。了。帳。再。給。了。老。人。若。干。錢。也。不。說。姓。名。
就。此。去。了。後。來。又。過。了。幾。天。這。老。人。到。底。無。依。無。靠。
連。夜。裏。宿。所。也。失。掉。又。加。著。突。然。患。病。竟。倒。在。路。旁。
雪。中。幸。虧。被。一。箇。青。年。發。見。了。很。親。切。的。帶。回。自。己。
寓。所。請。醫。生。來。診。治。於。是。二。人。就。成。了。相。識。老。人。病。
一。好。深。感。青。年。的。恩。德。他。要。想。報。這。活。命。的。大。恩。大。
德。便。用。盡。心。血。拏。出。他。畢。生。的。技。術。來。工。作。這。老。人。
本。是。一。箇。塑。像。師。當。時。在。這。一。界。內。很。享。盛。名。的。前。

我。曾。在。什。麼。書。中。看。見。一。位。考。古。學。家。對。著。埃。及。掘。
出。來。一。箇。女。王。的。木。乃。伊。忽。然。生。了。愛。慕。之。念。就。打。
算。自。殺。了。這。也。不。能。一。概。指。他。爲。從。變。態。理。上。生。
出。來。的。悲。劇。現。在。我。們。不。是。更。可。以。瞧。見。顯。著。的。事。
實。麼。那。沒。有。虛。偽。或。不。平。的。美。人。像。很。能。夠。安。慰。著。
看。破。人。類。骨。子。的。青。年。青。年。對。於。詐。偽。極。多。的。人。類。
生。活。不。能。滿。足。便。把。這。美。人。像。戀。愛。起。來。當。他。爲。妻。
了。這。三。年。內。他。著。作。中。所。謂。神。秘。的。愛。都。是。從。這。美。

人像上發。生出來的青年不消說了就是閔枕石氏把餘生來供獻的塑像師不是別人乃是這裏的老

人董克明。

說罷杜叔岡再環視室內時只見枕石與老人石膏像似的動也不動只有談老先生看著美人像感嘆不已於是杜叔岡再滔滔的向枕石竭力說破他的不近人情談子清也細細講解人類的真愛那董老人也流淚諫勸此外沒有最使他深深感動的咧杜叔岡一招呼那守候在鄰室中的黛姑徐徐進來一見這美人像不禁非常驚異就走近著對他呆看良久也不管他不懂說話只是讚美著然後對著枕石先謝了自己爲著醜劣的愛慾來侵犯這神秘之愛

的罪這一番話竟使心一點也不動搖的閔枕石不能不醒悟黛姑的純潔之愛了

黛姑謝了杜叔岡的勞力待要退出去時枕石已決定了主意把他們喚住先向談氏父女謝了過去一切然後再與黛姑談定卽行結婚黛姑不忍自己去奪愛有些躊躇倒被枕石說得心動所以也就答應於是此事宛如一瀉千里之勢解決得很快最難的是這美人像的處分枕石臉上也有爲難之色但是談老先生提議等把女兒嫁去後意欲接受這美人像與董老人過去因此大家愁眉頓開談老先生還是嘆賞道杜叔岡先生你的手腕真是奇蹟了這麼秘密著的事怎麼會被你看破奇怪極了叔岡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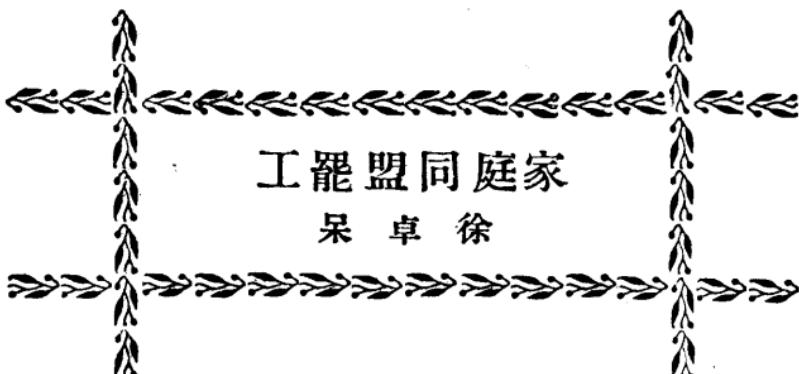
道。此事我還不能受人稱讚。全靠這位董老人幾句話上得力的。待我來說明這大概情形罷。

初次到這裏來訪問時。見火爐上有白屑末黏著。假定他爲婦人塗臉的香粉拏來進行調查。到百貨店一打聽方知婦女用的衣服和裝身是一切都買過。僅有洋傘手袋化粧品等從無交易。況且我在這裏也看不見一點兒婦女出門用的東西或化粧品。於是便可以下推論道：「與枕石氏有關係的婦人是一步也不出門的。近鄰是不必說連朋友和那機敏的人事調查社社員的眼睛也沒觸及。可見是藏在很巧妙的地方了。」我最初聽得他脾氣古怪連母親也不許踏入書室。我就起了疑了。立在樓梯上。

面一看方知這板壁內誰也不曉得裏頭另有一間秘密室。我把樓上樓下的面積一比較。纔對著這壁內生了疑念。咧然而總不見塗粉的人洗過臉的痕跡。這難題一時苦於不能解釋。但是打破這啞謎兒的鑰匙從字紙籠內出來了。瞧見幾塊紡綢的小片。幾根頭髮二三根紙屑頭髮的根用膠水黏牢在紡綢上。把頭髮細看時方知不是真的。乃是用藥品所染成。檢查之結果就斷定他都是拏來做假髮用的。再把那紙屑上乾著的白色粉末拏來分析。不見有炭酸鉛的反應。乃是炭酸石灰實在並非婦女塗面。香粉是精製的蛤粉和砥粉及膠類的混合物所成。於是把這啞謎的正體推斷定了。從這紡綢的形

狀推測起來可知最近這美人像曾換過右面的鬢髮在那修理之際把蛤粉等在火爐上融解著用的我立刻去打聽塑像師方面的人方知三年前那塑像最著名的天津地方有一箇名師出門以後杳無音信了姓名叫做董克明連年齡面相一一打聽得很明白再往三年前枕石氏的寓所去一調查以上那些事實也不難知道了

白天送了東西給老人夜裏邀他到館子裏去喝一杯酒我就道破他的秘密此外的話方纔電話中已向你略爲說過些了此刻枕石氏仍能與令愛結婚那是將來的幸福也一定不小枕石氏必能擎愛之美人像以上的愛來愛黛姑小姐無疑呢



工罷同盟家庭 呆卓徐

馥芝夫人說我丈夫本是和平公司的。一個夥友他近來行動很不對我做妻的自然著急得了不得他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是總理黃斗南先生家裏大開宴會趁著休息日請全體夥友在家裏吃夜飯不料他去了回到家中一坐定就說這是什麼話名爲宴會給我們吃幾碗饭菜喝幾杯紹酒就打算要叫我們這班雇用人感激他們擎著極低的月薪要我們流著血汗去勞動麼我決不來上他們的當這種恩情主義我見了最容易生氣既承認我們是人類爲什麼不能平等的對待同是宴會爲何你們那些總理經理協理董事等另外在書房中吃那二十元一桌的酒菜我們只有五樣飯菜這是什麼意思真當我們雇用人是畜類麼他宴會歸來我以爲一定很快活了那知吃了一頓回來很抱不平他那些話頭老實說來我實在不懂什麼叫恩情主義一定是那新流行的社會主義一類的東西了若是說社會主義那是我那善良的丈夫恐怕不

家庭同盟罷工

盟罷工

三

會喜歡的。我便問他道：「什麼叫做恩情主義？也是像社會主義一般的東西麼？」他答道：「胡說！你枉爲現代婦人竟發出這愚問來麼？何況你又是我的妻啊！」社會主義自然很好，那恩情主義還得了？現在的資本家一用恩情主義，那是我們就沒有活命的希望了。這真是一個生死關頭！我們倘使腳頭踏不定，就要失去勝過那橫暴資本家的機會咧！要警戒他們，只有用同盟罷工了。同盟罷工實在是眼前唯一的救濟法。我們唯有用同盟罷工來戰勝資本家啊。

我又問道：「那麼和他們爭戰麼？這未免舉動太暴亂啊！」他說道：「古時用武器來戰爭，現在用不著很盛行。用那同盟罷工了。弱者勝強者的唯一武器就是同盟罷工。我丈夫近來在熟識的書店裏去賒了許多書籍回來。我卻非常覺得奇怪：什麼勞動問題、什麼作業時間、什麼怠業、什麼同盟罷工，足足有好幾十冊都是這一類新流行的書。到月底付不出錢，那就要侵害到我個人的貯蓄摺上去了。同盟罷工本來很好，要不侵害我的貯蓄摺，豈不更好呢？」

這一夜，我沈思默想直到天明，還是睡不著。同盟罷工卻是很好，萬一結果弄得被公司中辭歇了出來，不是更不得了麼？況且近來正是位置少而謀事人多的時節。我丈夫所辦的事，又是什麼人都弄得來。倘使一朝被他們辭歇，那是合家的幾口只好封

起來豈不危險啊最好有什麼方法要把他那同盟罷工熱來打消纔好啊否則真是我一家存亡的大問題了那麼有什麼好方法呢把我的腦髓都想乾了真不容易得到啊

後來想起近來流行的積極療法是以毒攻毒的什麼六零六什麼種牛痘都是這辦法啊那麼要治我夫的同盟罷工熱不如就用更強的同盟罷工熱來嚇他了想到這裏我自己也佩服我怎麼有這一點兒智識啊我這麼用著積極療法倘使果能救濟丈夫將來一定有人指我爲模範婦人咧我爲後人參攷上便利起見必須要詳細細記出日記來纔是啊又想了半晌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我家的家族男的只有一人我這主婦是女我女兒錦兒又是女婢女阿菊又是女是一男三女的生活我丈夫這一個男子把我們三個女子當奴隸一般看待的家庭中之橫暴已達極端資本家倒一年還有這麼一次宴會咧他那裏有呢弱者勝強者的唯一手段便是同盟罷工要對待丈夫也只有行家庭同盟罷工了家庭同盟罷工之結果丈夫的橫暴既可以消滅並且丈夫的同盟罷工熱也可以冷退真是一舉兩得我想到了這種地方自己更覺得自己本領的偉大咧幸虧今天丈夫不在我大可以準備訓練且先來教教女兒與婢女罷我是家庭同盟罷工家庭勞動運動的指導者先覺者啊

我把錦兒叫了過來先問伊道你愛你父親麼錦兒答道什麼緣故父親我也有愛的時候也有不愛的時候他把我要打要罵之時我實在不愛他他在星期日領我到遊戲場裏去玩那真是一位很好的父親啊我又問道錦兒你老實說父親母親你到底覺得那一個好錦兒立刻就答道那自然母親好啊我就說那麼母親向你說一句話你一定聽的了現在我們要舉行同盟罷工對著父親行同盟罷工咧錦兒便放著那小嗓子道什麼叫同盟罷工把同盟罷工送給父親麼我忙道不對不對同盟罷工講出來你也會明白這名稱且不去管他無論什麼事你須聽著母親的話做到下一個星期日你記好了

這一天父親倘使呼喚你你切不可回答他吩咐你什麼也萬不可做就是這一點兒行了同盟罷工已經成功咧錦兒搖頭道母親星期日是父親與我約定要領我到城隍廟裏去玩的啊他昨天還說過咧他說錦兒你好好聽我的話我來星期日領你到城隍廟裏去玩啊這不是爲難了麼我就說錦兒他雖不是資本家這也是父親的恩情主義你被那恩情主義牽引著啊快些打破這恩情主義的迷夢把資本家……不是的把父親做成一個很好的人纔是於是我要造成更有幸福的家庭只有用這同盟罷工了錦兒又道什麼叫恩情主義我一點也不曉得啊但是我一定要與父親往城隍廟去的

我此時沒有法子了。很爲躊躇舉行這家庭同盟罷。工時有了錦兒那麼的破壞者還可以成功麼必定要用一個什麼勸阻伊的方法纔行啊到底是我頭腦敏活頓時計上心來說道錦兒你聽了母親的話明天帶你到先施公司去買一雙皮鞋給你你要不要錦兒笑著說當真麼那是城隍廟裏不去也行我願意往先施公司去了父親常說先施公司太擠一次也不肯領我去那麼我決計不到城隍廟一准到先施公司我肯聽母親的話了。

其實我的恐怕也是恩情主義啊或者伊竟被我釣上了麼但是我是有高遠的理想的並不是爲著私利私慾的恩情主義從要治療丈夫疾病那犧牲的

精神上發出的偉大恩情主義啊所以有極大勢力可以連錦兒也很願意了阿菊一面也居然答應其實是很周折自然同盟罷工有什麼必要恩情主義說明了也不能叫伊懂啊單單向伊說道家庭同盟罷工是我發明的治療男子萬病很有效驗的方法從此必定大大流行到那時你也一定有了丈夫了夫既能夠待你好到了月底也不會付不出錢來了你在我這裏學了這治療法去真比什麼都有益啊阿菊一聽圓睜雙目說道少奶奶竟有這麼樣的妙法麼那麼現在趁我在此能夠一齊學會再好也沒

有了阿菊說完我又把方法說明道下一個星期日就要向少爺下這治療法喎你也必須幫忙纔是阿菊道敲背敲腿煎藥請醫我什麼都來的我忙道不對不是這種事只要下一個星期日從早晨起到我許可爲止凡是少爺呼喚你你千萬不可答應吩咐你做什麼你也別做早晨不用起來炊飯掃地洗衣只是躺著好了我們不起來你決計不可起來阿菊道那麼少奶奶和小姐與我都把少爺來欺侮虐待麼罪過罪過佛也似的少爺我們還要欺侮他虐待他麼我是做不到的我一聽阿菊的話卽道你真不明白這那裏是欺侮虐待譬如肚子痛的時候憑你怎樣飢餓不是不能吃飯的麼隨便苦待如何病

人總不可吃飯少爺也有些病所以打算治療決不是欺侮他虐待他你別誤會罷阿菊又說道我竟不能明白要醫好少爺的病爲什麼要我飯也不炊只是躺著呢若是我躺著真能治好少爺的病那是我躺幾天也不妨啊我就點頭道很好很好那麼是下一個星期日叫你也不許答應吩咐你做什麼也不可去做早晨只管睡著用不著起身我說罷又送了一條肩巾給阿菊這也無非是爲著要實現那高遠的理想纔有這種恩情主義我以爲一點也沒有什

期六晚上我丈夫九點鐘回來手裏擎著幾個小紙包臉上有些酒意並且這一夜他與我非常親熱我倒有些膽寒了他說道你看這是你愛吃的東西特地買給你吃的今天我們在東亞酒樓開鍾俊臣的歡迎會啊他與我是同學但是現在不像我那麼做一個雇用人是很體面的店主人了我這雇用人不知要做到何年何日為止想起了真叫人不高興錦兒你把今天的報擎來阿菊倒一杯茶來喂喂你也把衣服擎出來給我換啊喂喂喂

沒叫過我一聲馥芝十幾年工夫天天把喂喂喂叫著明天是最重要的全體同盟罷工期了今夜是前一夜要殺氣騰騰的準備著纔對啊那知錦兒與阿菊見他今天很高興便也一時忘了預備替他擎報的擎報倒茶的倒茶了我不做聲便喂喂的亂叫衣服由錦兒擎出來給他換了他就說道錦兒明天領你到城隍廟裏去咧聽說這幾天來到了一個三隻腳的人了好玩得很

丈夫只是用著恩情主義我非常擔心兩眼睨視錦兒錦兒對我瞧了一眼也就不做聲了此時電燈光很暗錦兒歇了一下向父親道父親明天我不去了我前天與母親約定要一同到先施公司去買一雙的啊他難道與我結婚了這麼幾年還不曉得麼從

小皮鞋所以明天城隍廟裏不去了。丈夫一聽說道：「什麼先施公司去那麼城隍廟裏不去了。阿菊茶冷了。再倒一杯熱的來喂喂。你帶錦兒到先施公司去。」我平日說的話你怎麼不明白。兒童時代千萬不可使他們把物質主義中毒啊。錦兒聽了便搶著代替我答道：父親這不是物質主義是恩情主義啊。不行。所以城隍廟不去要到先施公司去啊。丈夫笑道：「哈哈。不錯。恩情主義確是比物質主義更不好啊。」那麼你城隍廟不去明天就父親獨自一人到外面去遊玩一天罷。

這時候我很怕從錦兒口中將陰謀洩漏出來。非常擔心不料丈夫罵了恩情主義之後幸虧他不再追。

求了那知阿菊說道：少爺近來不是有些病麼現在怎麼樣了。阿菊一問我又很驚我睜大著眼睛眼光只是向阿菊亂閃無奈沒有效力。我丈夫答道：「什麼我有病那裏有這種事。我很强健啊。這是什麼人說的。」阿菊道：少奶奶說的什麼銅盆巴弓熱……我丈夫訝道：「有什麼銅盆巴弓熱喂喂我什麼時候有過這種病。」阿菊搶著說道：少奶奶爲著少爺這病很擔心著要用新發明的治療法咧。

我一聽真很爲難。我這同盟罷工指導者遇到了這位不明事理的幫手竟只有被敵人攻擊了。我只好一面向丈夫道：「沒有此事。我並未說過。又向阿菊道：「阿菊。你說些什麼。明天不是星期日麼。說罷我對伊。

怒目而視。伊竟把肩巾的事忘掉了。此刻一聽頓時發狂似的叫道：不錯，明天是星期日啊！我丈夫笑著道：自然是星期日啊！星期六的下一天是全世界的星期日。睡罷睡罷！我丈夫到底不能預料明天會有家庭同盟罷工發生。就上樓去睡了。我看今夜的樣子覺得訓練還很不夠。明天這重要的日子很爲樣子。家庭同盟罷工發生的時候哩！自己也只是睡在父親旁邊。

也不打緊了。因此伊很安心的熟睡一些沒有醒的樣子。錦兒見什麼也不懂得的父親還睡著自然沒到同盟罷工的時候哩！自己也只是睡在父親旁邊。一家中已經起來的只有我這同盟罷工的模範者。家庭勞動運動指導者一個人了。我輕輕開了門出去買了三個大薑包三瓶牛乳糖是家裏有的不必。人就要任意占領反很無益的自己人吃飽了敵人一面連鹽也不給他一粒送鹽給敵人現在的世界到了當日的朝晨我六點鐘就從樓上下來阿菊還是不流行的了。這到八點鐘錦兒從樓上下來。阿菊雖已得在房裏鼻息如雷。昨夜伊說明天是睡到什麼時候去睡。

許可到底不能久睡便低聲喊我道少奶奶此刻可以起來了麼我就答道可以起來了但是不要開門躲在廚下罷於是三人趁敵人尚未起身趕緊將麪包牛乳吃得乾乾淨淨也不洗臉先把肚子塞飽不過太陽照在門上窗上還是關著不開敵人倒別去管他不是鄉鄰人家要起疑的麼然而這是很緊要的時候只得忍耐一下再說於是向阿菊道對你肯聽我的話啊一回兒樓櫺聲響敵人下來了他喊不起你再去睡罷因此阿菊又回到房裏我向錦兒道你在父親未下樓以前只得仍舊去睡著父親無論說什麼你萬萬不可答應錦兒也因著絨線帽的恩情主義又上樓去了那麼我這同盟罷工的主謀者應當怎麼辦呢自己竟無法處置咧又不能趕上。

樓去呆呆坐在樓下也不好沒有法子了還是九點鐘以前且在門口去踱踱罷這也不妥當難了難了怎麼處呢我正在爲難樓上忽然有丈夫的聲音了也在那裏叫錦兒原來敵人醒咧

其時我更受累坐也不好立也不好竟無可如何丈夫連喊了錦兒三四聲錦兒不應我想錦兒到底很肯聽我的話啊一回兒樓櫺聲響敵人下來了他喊道喂喂做什麼門窗不開阿菊阿菊那裏去了喂喂我一聽一時無法可施只得在馬桶間內一躲又聽得外面正喊著阿菊好像闖進伊房中去了阿菊不應一瓶粉的恩情主義大有效驗我自然很欽佩伊我丈夫又叫道阿菊阿菊爲何不開口你有病麼難

道。你。死。了。麼。只。聽。得。阿。菊。放。聲。哭。道。少。爺。對。不。起。答。應。了。你。少。奶。奶。要。怪。的。叫。我。怎。麼。處。呢。丈。夫。訝。道。什。麼。答。應。了。我。少。奶。奶。要。怪。的。這。是。什。麼。緣。故。你。不。用。哭。快。把。原。由。說。出。來。啊。不。是。已。經。九。點。鐘。了。麼。怎。麼。門。也。不。開。東。西。也。不。吃。只。是。睡。著。做。什。麼。少。奶。奶。呢。阿。菊。又。道。東。西。我。吃。過。了。吃的。麪。包。小。姐。又。回。到。樓。上。去。睡。了。少。奶。奶。在。馬。桶。間。內。

我。一。聽。曉。得。已。經。萬。事。全。休。血。一。齊。向。頭。腦。中。中。央。集。權。了。他。叩。著。馬。桶。間。的。門。道。喂。喂。你。什。麼。時。候。進。去。的。還。不。出。來。打。算。死。在。裏。頭。麼。我。在。裏。頭。聽。著。竟。不。曉。得。應。當。怎。麼。辦。纔。好。他。又。叫。道。快。些。出。來。否。則。把。門。打。破。咧。喂。喂。其。時。錦。兒。滾。也。似。的。從。樓。上。下。來。

帶。哭。的。叫。道。父。親。別。怪。我。都。是。我。不。是。錦。兒。爲。什。麼。要。哭。呢。真。不。中。用。我。丈。夫。這。時。候。也。不。來。管。我。自。己。去。開。窗。開。門。口。中。說。道。到底。是。什。麼。事。阿。菊。也。哭。著。錦。兒。也。哭。著。伊。又。躲在。馬。桶。間。中。不。肯。出。來。究竟。怎。麼。一。回。事。呢。歇。了。一下。我。只。得。從。馬。桶。間。內。出來。只。見。丈。夫。與。錦。兒。還。沒。穿。好。衣。服。阿。菊。與。錦。兒。都。哭。著。我。丈。夫。怒。容。滿。面。對。我。說。道。你。們。是。什。麼。事。我。真。不。明。白。難。道。大。家。都。發。起。瘋。來。了。麼。我。開。口。了。我。已。不。是。同。盟。罷。工。了。我。低。著。頭。說。對。你。不。起。望。你。恕。我。阿。菊。與。錦。兒。又。重。新。哭。得。響。些。我。丈。夫。說。到。底。是。什。麼。事。我。一。點。也。不。懂。啊。我。即。道。……其實。這。是。同。盟。罷。工。剛。纔。做。到。第。一。步。咧。丈。夫。問。道。

什麼同盟罷工。我又說家中的女子團結起來對付你這家中唯一的男子之橫暴再可以用積極療法來治好你那同盟罷工熱所以就舉行這家庭同盟罷工了。我丈夫一聽大笑道家庭同盟罷工麼這倒是一種新方法原來如此那麼何不昨夜先向我通告一聲我今天就可以暢睡一天索性讓你們很有秩序的行同盟罷工了。此刻無奈我不曉得反擾亂了你們的舉動很覺對你們不起啊那麼。



還是重新來罷我上樓去睡了。錦兒一聽叫道父親够了夠了阿菊也說少爺下次總也不敢了饒了我罷我也接下去說這都是我的不是於是三人一同在這橫暴的人面前謝罪我丈夫只是狂笑我此時恨不能將身體在什麼地方鑽了進去我丈夫說家庭同盟罷工有趣極了你們何必謝罪呢但是這一次不是同盟罷工毫無效果麼這都是你那指導者不中用啊下一次再舉行時我來做。

你們的顧問一定要弄得不失敗纔對啊。這麼一說。阿菊戰戰兢兢的道是啊。下次一定要和少爺商量了。纔行。咧。錦兒也說。父親下次舉行時還是家中全體人一起來罷。若是把父親一個人不放在內。那是我。不。願意的。於是大家說定。下次舉行之時要合家散場。暗雲盡行吹開。不過後來也沒有遇到什麼要事。家中全體下動員令行同盟罷工的事啊。

名家小說叢刊

元六 冊二十二種八

歇浦新潮
家庭說庫
說海精華
情海新潮
社會鏡
偵探世界
滑稽世界
理想世界

二册 一册 三册 四册 三册 四册

五三三八一一九一
元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元

赤裸裸的男子醜態

徐卓呆



—

肇新工廠中一百二三十箇工人。在那下午五點鐘時分鐘聲響過後便一擁而出有的手裏提著一箇小包。有的擎了洋傘這一百二三十人之中女工約占三分之一。此刻散工的時候男男女女混在一起說說笑笑的走將出來聲音很雜這一羣人團結似的由門中出來時獨有一箇肥而矮的女工好像離羣之雁那麼縮在一邊獨自行走不與全體工人接近。

其時一羣工人裏頭有幾箇男工人一壁瞧著那肥矮女工一壁笑著說大阿福爲何只是低著頭行走呢一人道大約是伊畱心著地上怕踏到水潭中去不要把爛泥做的大阿福弄軟了說罷五六箇人一陣大笑又對那肥矮女子瞧瞧這肥矮女子明明曉得是說自己笑自己所以更不敢擡頭觀看只是加快了腳步走一回兒大家已出廠門便三四箇一團五六箇一羣分頭回家去了方纔那肥矮女子見

赤裸裸的男子醜態

二

旁邊沒有廠中人伊便安心似的走去這肥矮女子姓秦名叫書貞伊父親在日境況還好父親是箇小學校教師夫妻二人膝下只有書貞一箇孩子曾讀過好幾年書一家三口靠著薄薄的薪水在十年前物價低廉倒還可以生活不料書貞十四歲的一年伊父親暴病而死母親又是多病之人父親的積蓄恰彀料理喪葬母女二人日常的生活費除一位書貞的族姉每月貼補家用十元外毫無著落若是單講生活那母女二人也不缺少了無奈母親的醫藥費每月實在很大因此不能不另外設法所以到書貞十六歲的下半年便由伊母舅託人介紹到肇新工廠中去做了書貞在這肇新廠中到二十三

歲的今日已做了七八年工咧伊在起初的四五年中頭腦很簡單一心只想勞動了賺幾箇錢回去治療母親的病所以在廠中倒也快樂那知在這近來的二三年中情形突然一變書貞瞧這工廠宛如鍼灸坐立不安起來咧若伊不是爲著籌畫母親的醫藥費而勞動那是伊也早早辭退了伊怎麼會有這突然的變化呢伊每日與許多男子相處在一起年紀到了發情期身體精神的自然變化便促迫伊向天天接近的異性要求戀愛了無奈秦書貞生得桂圓大小的紫痣本來伊生得醜倒也不在家心上一來因爲伊初進去時還是一箇小孩子二來其

中工人大半沒有做到三年以上的伊早早在廠中是箇老資格了若使伊是今天突然進來的一箇新工人那就這一副面孔立刻可以引人注目做衆人談話的資料咧然而大家平日雖不注意秦書貞這臉伊忽然要向其中一箇男工人用起情來那人自然更覺得書貞這臉又是可怕又是肉麻了此人非但不接受書貞的愛情而且還要取笑伊伊一面失戀一面再要受辱伊第一次愛情上負了傷便決心要在廠中急急覓了第二箇人來代替一則可以醫治精神上的傷痕二則對那第一人也可以算爭了氣了那知在第二人身上的依然失敗於是第三人第四人第五人……等只管新陳代謝依然

箇也不能成功豈但不能成功秦書貞的敵人在廠中一天多一天覺得伊肉麻可厭的人愈弄愈多了幾乎四面楚歌咧伊老羞成怒更急急要成就了這件事打算向大眾做一箇精神的復仇所以也不暇選擇對手的性情如何家庭如何差不多只消是箇男性便想拏他來應一應急做一箇活廣告便對於其餘的人可以雪恥了所以伊的目的物不但工人連廠中的職員也想預算入伊的情人範圍內咧然而書貞煞費苦心一箇也得不到反響無非使伊心中時時更換一箇新目標一箇不中又換一箇伊總在中途進行中從沒在一箇目標上有一刻兒停留的伊的收穫不過在廠中得到一箇全廠聞名的大

赤裸裸的男子醜態

四

阿福綽號和無量的嘲笑罷了。因此伊近年來在廠中已成孤立。連女工們見有了這一箇盲目的獵人在那裏掠奪。各人權利所在的男子怎麼不恨伊呢？各方面將伊深爲厭惡。所以伊把工廠當做監牢似的怕著。無奈一心要使母親得到些醫藥費。又不能不天天進這監牢。

二
在這肇新工廠的數十箇男工人中卻有一箇人能彀安慰書貞的精神。然而這又是使書貞最傷心的。此人也是廠內一箇工人叫做鄒敏。生年齡與書貞相仿。面相也生得端正。不過此人非常狡猾。最愛

惡戲。在平日尙且在廠中專門把各人尋開心。一味胡鬧。現在有了秦書貞那麼一箇真摯的熱烈女子。正要想尋配偶。在他還不是一箇好材料麼？一定要自己向秦書貞迎合上去了。然而不行。秦書貞誠實的。目光雖瞧不出鄒敏生的狡猾。總覺得他太輕浮。恐怕不能把終身託付給他。所以當初只是將鄒敏生擋置一旁。在外的許多人裏頭去貫澈自己的志願。後來東也此路不通。西也原禮申敬。伊撞來撞去。無路可走。也顧不得什麼輕浮。不輕浮。只好試試。了。那知書貞一試竟意外的得到好成績。因爲鄒敏生本來守候著書貞。來向他用情等候得很焦急了。現在果然實現。他自然把預備著的種種手段一齊

施行出來。在誠實的秦書貞，初次嘗到男性的優待。曉得世界上原來還有有情的人存在，還有愛我的人。在這廠中我怎麼瞎了眼睛，不能早早發見他呢？秦書貞被甜如蜜糖的異性之愛所迷，那裏瞧得出鄒敏生是假意呢？鄒敏生的惡作劇開了場，見秦書貞絲毫不能覺察，自然更爲起勁。於是裝得也很真。摯一有工夫就與書貞去密談，廠中全體的工人見了不免暗暗好笑。但是書貞十二分得意，故意要把自己與鄒敏生那種親密狀態給大眾觀看，伊也算出了。一半氣了。鄒敏生時常有食物贈給伊，伊也親手常替鄒敏生製衣服。夜裏停了工，鄒敏生特地到秦書貞家裏去訪伊，好得伊母親是終日在牀上的。

也不去管他們。星期日，鄒敏生還領了書貞出去看影戲，喫點心。書貞真樂極，曉得這一次目的已經達到，不久可以進行到結婚了。本來在鄒敏生這種狡猾的人見秦書貞如此懦弱，可欺未始沒有得步進步，發出一種動物性虐待弱者的殘忍心來，想把秦書貞的肉體一時做一做玩物的意思。這本來不是真的愛伊，不過故意欺騙伊罷了。所以書貞的美貌倒不成問題。他一味要想將伊極端玩耍，無奈環境不對了。全廠的人起初本來曉得鄒敏生是有意胡鬧，不料後來見他非常熱心，倒不免使大家生了疑。感於是廠中沸沸揚揚，對鄒敏生有許多嘲笑的話。了。鄒敏生一想，不好，頓時改變念頭，歇了三天，廠中

赤裸裸的男子醜態

六

二

就有一箇叫做巧珠的新女工進來。大家都說此人是鄒敏生的情人。巧珠當真只是與鄒敏生接近。鄒敏生就不來理書貞了。書貞這一氣真幾乎氣出病來。從此把前幾天臉上的光輝一起消滅。比已往的那種難受更爲厲害。伊一到廠中差不多全廠人的那一言一動都像在那裏譏諷。伊伊若家裏沒有母親。留著那是一定自尋短見的了。見鄒敏生變得如此的快。而且這巧珠又不像今天纔與他認識的這麼看來。伊也明白鄒敏生以前的舉動盡是假的了。自此以後書貞再也不敢向男性去濫用伊的愛情。心中別無希望。只想怎麼能躲避開這令人不安的工廠咧。

秦書貞的境遇又突然一變。伊那族姍本來是箇寡婦。膝下只有一箇兒子。今年纔十七歲。秦氏門中現在僅此兩房。只此四箇人了。不過這兩房的關係實在是遠房。因此也很疏遠。這族姍得著母家的財產。家況甚富。然而對書貞一房僅僅貼些零用而已。豈料那十七歲的族弟忽患天然痘。竟致不救。這位族姍悲傷過度。竟得了心痛之症。非常厲害。所以不到半年也跟著愛兒去了。遺產有十三萬。伊母家已沒有人。所以臨死時有遺囑。把財產全數給姪女書貞的書貞忽然得這意外的財產。真如青天霹靂。伊

一面好好替嬸子辦喪事。一面把母親送入醫院中去治療一箇女工忽然得到十三萬的財產。這件事實早做了報紙上的好材料鬧得全國都知道了。書貞把嬸母與母親的事情料理妥當後便想到自己的前途和這財產的處置咧。伊究竟是讀書明理的暗想我一箇貧苦女子得到了十幾萬財產羨慕的人卻不少。嫉妒的人一定也很多的。我此後行動如何必定會做大家批評的中心。我非鄭重不可。將來無論我到何等地步一定會有人說這是從前肇新工廠內一箇女工不過得了一項僥倖的財產現有了這麼一箇地位了這種話大約免不掉的。這麼辦罷我有財產沒有財產實在講在我箇人竟沒有。

什麼兩樣實在我一人也用不著這許多錢不如我依然與從前一樣仍舊在肇新廠內去做女工人家也不能說我什麼啊我把嬸母的遺產好好保存著一動也不去動他生下來的利錢除了供我母親衣食醫藥費之外都存在銀行中到將來我想定了這財產的處置法再作道理我做工得了工資自己養活自己這辦法再好也沒有了於是打定主意等葬事辦完便去與肇新廠中辦事人說明原因仍舊要去做工那幾位辦事人不但不阻止伊進去當女工而且對伊非常客氣說一句答應一句差不多還嫌書貞要求的話太少咧第二天書貞又是布衣布裙準著時刻照常的進去做工了。廠中的空氣與從前

大不相同。咧。工人們男男女女都把一副笑容來歡迎伊親近。伊了嫉妒心最重的女子們見伊發了財也沒有絲毫嫉妒之心。因為伊們明白嫉妒毫無用處。不如親近的有益男子們更不同。歡迎伊親近伊的骨子裏含著要把異性的吸力來打算永遠與伊密接的意思。從前耳中只聽得人人叫伊「大阿福」的今天只聞衆口一詞口口聲聲說「福氣福氣」。這書貞倒也淡然還是和平日一樣見衆人變化了一了書貞。倒也淡然還是和平日一樣見衆人變化得如此快。心中不免暗暗好笑。伊還是天天不厭不倦。準著時刻去做工。一點沒有懈怠的樣子。那些昔日見了書貞搖頭的一班工人現在一箇箇競爭著各自要向書貞努力進行。好得書貞至公無私。

概謝絕書貞還向他們老實說我總想揀一箇面孔極合我意的夫婿怎樣的面孔可以合我意呢。要能殼有做十三萬財產主人的福相。纔行。於是以前拒絕書貞的男子現在也陸續被書貞拒絕。他們所以要想向書貞求婚。書貞還是書貞。大阿福依然大阿福身體並沒變動。不過手裏有了錢。他們想與金錢結婚罷了。因此變化得如此迅速。昔日伊迎合上去。他倆尙且遠而避之。今日一齊趨奉還要各自拏各自特長的獻媚術來恭維書貞。書貞把他們沒有做發藥伊又暗想這些男子真無恥極了。女子的真價是這麼容易變化的麼。物質去買來的愛是眞的麼。

而且。此刻向書貞求婚的也不獨是以前書貞注意過的人。也不獨是工廠中人。連那書貞從前所不敢注意的廠外一班青年也向書貞要獻媚了。其中一位留學生更來得可笑。他是一箇歐化的人物。他平日把歐美人迷信著的事都迷信著。自從他要向秦書貞接近時就有人勸阻。他說你萬萬不可與伊結婚。伊是不吉的人物。伊有財產十三萬。你不是常說十三是不吉之數麼？那麼你何必去希望做這不吉數的主人翁呢？他答道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伊有一十三萬財產卻是很不吉利。然而若與我一結婚財產便成我們二人之物。各人名義上只有六萬五千。就沒有什麼不吉了。書貞這幾日在廠外廠內聽了。

許多男子的說話看了。許多男子的神氣不免嘆一口氣道。所有男子的醜態被你們幾位代表人物赤裸裸的表現完咧。

四

秦書貞把男子的心理看透了。後來暗想我既是一箇女子將來總要嫁的世界上盡是這種無恥的男子。叫我到那裏去找一箇相當的人嫁他呢？再一個世界上的男子既盡是卑鄙齷齪的人物。那麼我想。我不嫁則已。要嫁也無非嫁一箇無恥的男子。既是如此。我何不就犧牲我一身索性去嫁一箇無恥中最無恥的男子呢？這種代表的人物我嫁了他。我若用。

金錢的勢力去壓服他倒也可以殺一警百叫一般。的無恥男子覺悟在我也可以代表著無數受過男子金錢戀愛苦處的女子報復了秦書貞本來是箇很有決心的人現在想了一下立刻打定主意就要找那最無恥的男人咧伊一時雖覺得自己的目光所及未必找得到後來一想不必舍近圖遠鄒敏生這人也很有這資格了我何不就此下手呢好在這幾天鄒敏生見我發了財早已拋棄了巧珠正向我趨奉著要想恢復舊日的狀況咧假面目將要變成真面目不過這真面目乃是對我財產的真面目並不不是對我這人的我若順水推舟自然立刻就可以達我目的書貞抱定了犧牲一己替多數女子向男

子報復的大願竟與鄒敏生接近了允許他的求婚了此事一定全廠的人很爲奇怪對於鄒敏生也有羨慕也有攻擊然而這攻擊也無非從羨慕上生出來的所以可以說得把全廠的男子眼熟死了三箇月之後書貞與敏生結婚了這一來使大部分的人很爲驚異因爲這辦喜事的場面竟不像一箇有三萬財產的人二人僅在一家小旅館中行一箇最簡單的婚禮只備了三四桌酒請幾位極熟的人新郎新娘還是各穿一身半新半舊的衣服開銷一共算起來總用不滿一百元有人說有錢人箇箇吝嗇的不料這兩位新發財人已經沾染了這習氣咧大家也不因著這場面的簡陋就替鄒敏生失望無論

如何他到底做了十三萬元的主人了新婚的當夜書貞就對敏生說你要與我結婚到底愛我的人呢愛我的錢敏生急忙應道自然愛你的人敏生一想我這麼回答了一句謊話錢也不會飛掉的落得做出来誠意來書貞說很好你須知我嬸母的財產我實在不敢去動他你既是不愛這錢我二人從此就應當組織一箇小小的家庭這是前幾天已向你說過了我二人還得依然在肇新廠中勞動不過我現在做了主婦就必須管理家務萬萬不能再出去了你每天往廠中去勞動後晚上回來我把家中整理得井井有條你可以享家庭幸福咧你勞動所得的錢擊回來做我二人的生活費這是丈夫應盡的義務

你不能推辭的敏生聽了自然唯唯答應從第三天一起敏生到廠中去做工天天如此一點不與以前兩樣獨有書貞竟大變了先前那種柔和氣質早已消滅現在性情非常兇悍敏生回來得遲了一些伊便厲聲的惡罵敏生被金錢的威嚴在無形中壓制著便不敢則聲因爲敏生若略爲回答這麼一二句書貞便鬧得要離婚了敏生晚上回來所謂家庭幸福是什麼呢不過冷飯冷菜罷了敏生一條裙子破得走不出去咧又沒有錢買新的書貞就說你是出外我來穿罷你把我的裙子擎去便了第二天敏生穿

著女裤子到廠中去引得大家暗暗好笑。敏生恰巧因能怎樣。有一天一陣大雨。庭中積了水。敏生恰巧因著星期日停工在家。他在水裏捉到一條泥鰌。他很高興的去拏給老婆看。書貞這一日卻非常快活。即笑著道好玩得很。但是單單捉住了還不希罕。你要把這活活的泥鰌一口吞下去纔有趣味啊。敏生一聽著道好玩得很。但是單單捉住了還不希罕。你要把這活活的泥鰌一口吞下去纔有趣味啊。敏生一聽這夫人的命令嚇得呆了。不敢做聲。立在那邊亂顫。書貞頓時面孔一板道。你不願意麼。你最親愛的。聽人所說的話。你也不肯聽。唉。丈夫已不能聽我的話。我在世上還有可以親近的人麼。說罷哭將起來。敏生徐徐答道。不過這是活的。又很長……書

殺伊高興怎麼玩就怎麼玩。

到你竟不把真心對我。我倒上了當。嫁給你了。現在既已看破。你待我沒有誠意。我只得與你離婚。咧。敏生一聽得離婚二字。已嚇得面無人色。便閉著眼睛。把那條泥鰌從喉中塞下去了。書貞一見。方始拍手大笑。說到底。你還有些良心咧。但是敏生連連在那裏打懸心。書貞已若無其事的說說笑笑。絲毫不在意。伊心上了可憐。鄰敏生雖與金錢結了婚。竟沒得到人家庭間的趣事。很多我也記不勝記。總之書貞對待敏生生活像猛獸的對待小動物一般。或戲弄或虐。

貞怒道。我又不是瞎子。我不曉得他活的麼。我想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41B



1606707